



14
1548
22



14
1548
22

通喜齋
葉書

第四函

十二月十八日

書端九南業末
吳縣潘氏雕版

洵喜齋叢書第四函

劉貴陽說經殘稿

劉氏遺著

寶鐵齋金石跋尾

百軌攷

傳古別錄

簞齋筆記

鮑臆園手札

幽夢續影

浪齋新舊詩

萬卷書屋詩

梨花盃詩

聽雨樓詩

葵青居詩

小艸盃詩鈔

日本金石年表

獻犧

周禮司尊彝曰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注曰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陸德明音義曰獻犧同素何反司尊彝又曰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鄭氏注曰獻讀爲摩莎之莎摩莎沛之出其香汁也陸德明音義曰獻素何反案獻尊卽犧尊與象尊相須爲用舉其事則謂之獻尊舉其名則謂之犧尊本一物而二名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禮記曰君西酌犧象又曰尊用犧象又曰犧象周尊也是二尊相須爲用之驗蓋犧尊爲牛形象尊爲象形犧音義獻音憲各讀如本字

其義自明司尊彝變犧爲獻者以朝踐乃始獻之禮祀事
之始獻言之故謂之獻尊若舉其形與名言之實卽犧尊
也鄭氏讀獻爲犧又以二字皆音莎是不知二者固是一
物其本字則各有音義無庸牽混陸氏沿鄭氏之說以犧
獻二字並音莎而於他經凡言獻言犧處悉音以爲莎不
能訂正其義而反據以改他經音訓是二字始誤於鄭氏
之穿鑿繼又誤於陸氏之因襲而經文因之愈晦矣
考詩頌毛傳說犧尊用沙羽以飾尊是鄭氏讀犧爲莎之
所本意謂刻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又考詩傳疏引
王肅注禮以犧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此說
甚確南史劉杳傳杳嘗於沈約坐語及犧尊約云鄭康成
答張逸謂畫鳳皇尾婆娑然杳對以此言未必可安古者
尊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
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疑
于青州發齊景公冢得二尊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
器也約以爲然是犧象皆刻木爲形灼然無疑乃聶崇義
三禮圖旣采阮氏義于犧象尊皆作一器繪牛象形并云
諸侯飾口以象骨天子飾以玉又采鄭氏義犧尊飾以翡
翠象尊以象鳳皇因仍譌誤誠有如沈括趙彥衛林光朝
諸人所譏者其殆未考劉杳之說乎

矜

徐華野太守偶語及為諸生時應經古試策問矜字從矛何以訓為矜憐且從今得聲何以收入蒸登部爾時茫無以應也請申其說予按矜矜判然兩字一從矛今一從予令不容相溷華嚴音義上卷云矜毛詩傳曰矜憐也說文字統林罕小說敘所謂李陽冰就說文刊正作三十卷其時復於篆字下便以隸書照之名之字統者是也非後魏楊承矜怜俗憐慶字統也皆從予令若從矛今者音巨斤反矛柄也玉篇二字皆從予令無矛今者是慧苑在唐時所見毛詩經傳並作矜而玉篇則有矜而無矜此古本未經竅改之據也今考詩之矜憐字為韻者苑柳以叶天臻桑

柔以叶旬民填天皆眞諄部中字古矜憐通用論衡引書

予惟率肆矜爾引論語則哀矜而勿喜並作憐字憐亦眞

諄部中字也故矜與從矛今聲訓矛柄入蒸登部之矜斷

是兩字詩戰戰兢兢左傳引作矜矜說文兄部云兢兢矜此從矛今字故通蒸韻之兢兢自漢人以

二形相似隸體雜書如東海廟碑矜閱費鳳別碑恤憂矜

厄又矜此黔首石經論語則哀矜而勿喜辛李造橋碑哀

矜下民左雖從矛右仍從令至孫叔敖碑鰥寡是矜右雖

從今左仍從予石經尚書惠于矜寡乃直從矛今矣於古

從令聲之字皆入眞諄部其從今聲者則入侵覃部自晉

潘岳哀永逝文用矜憐之矜叶興承升從令聲者乃混入

蒸登部而矛柄之矜俗別從董聲鄭注方言云矜今字作
矜巨巾反於是從今聲者又混入眞諄部降及唐時玉篇
乃概作一矜字今本作矜宋陳彭年等所改廣韻十七眞云矜矛柄也
古作矜巨巾切十六蒸云矜本矛柄也巨巾切字樣借爲
矜憐字居陵切又概作一矜字而分子柄義入蒸互易二
字古讀此古今音義之大變也廣韻已後矜獨行而矜遂
亡說文亦因以刪削矣

顏籛由爲子路妻兄

孟子言孔子於衛主顏籛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
也孫疏云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是兄弟也與上文顏籛
由截然若不相涉後人相承此讀不改考史記云孔子適
衛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謂所云妻兄與孟子說不
同全謝山答問從孫疏以籛由卽濁鄒而引孔叢子籛由
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哀金以贖之或疑其私於
所昵因舉此爲史公指作妻兄之證閻氏釋地云籛由爲
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也余案史公以顏濁鄒爲子
路妻兄正據孟子此文非別采自他書古蓋讀彌子之妻
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爲一句言籛由爲二妻之兄弟也觀
小司馬云云知後世誤讀自唐已然至孫疏始明見讀法
閻全亦相沿俗讀習慣不悟多方推揣以求其合不知孟

子本文明白易見卽史公所據以立說者也

王豹

王豹趙注謂衛之善謳者朱子因之其實以豹爲衛人並無所本豈以淇水在衛因處淇而卽謂是衛人耶余案左氏哀六年傳齊公子陽生之立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寶之邱杜注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以時代考之於滄于髡所稱似屬一人意者豹因善謳爲景公所嬖悼公立囚而未殺後遂奔衛處淇則豹實齊人也此章髡對孟子語皆盛誇本國之人能變國俗如縣駒華周杞梁皆齊人不應羸一衛人且其所稱如華杞輩皆當時大夫姓名顯著斷不舉一他國編戶無名位者錯出其間知豹爲景公嬖大夫無疑也惟縣駒無可考或卽高唐之邑大夫耶

禘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禘享先王鄭注禘之言灌灌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此語殊未愜王氏昭禹薛氏衡諸說相承率多牽混余案求神獻尸非一時事未可僉侗言之也蓋祭祀以禘爲始所以求神於陰而禮之旣禘然後朝踐以薦腥饋食以薦孰記所謂報以二禮是也旣乃舉獻酒之禮於是有羨尸卒食之事當始祭先用禘鬯求神其時尸未入廟固不容羸及獻尸禮祭統尸飲五節疏曰

凡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案疏說乃尸既入廟主人裸尸之禮卽祭統所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也鄭氏謂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是亞裸本屬之夫人可知此則專據獻尸言之與始祭時尸未入廟先用裸鬯求神者有別又不得兼言求神也孔疏謂初二裸尸祭奠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薛氏衡亦云二裸之後有朝事饋食與夫卒食所以備九獻而二裸不與焉夫曰二裸固沒非始祭時灌地求神之裸矣鄭氏以求神獻尸皆朝踐饋食以前事因舉四字竝說後儒未能分析其節次遂致口葛不清若一以尸入廟之先後爲斷則劃然判爲兩事而無所用其牽混矣

臨碩

後漢書鄭康成傳有答臨孝存周禮難又孔融傳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命配食縣社而魏志注引續漢書融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融令配食縣社蓋傳本寫脫臨字淺人不知別是一人因改存字爲行而誤以甄子然孝行知名爲句漢紀云使甄子然臨配食縣社臨下又脫孝存二字皆當據范書補正之其姓俱作臨至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

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弃之鄭元徧覽羣經知周官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據此則孝存名碩也惟其姓作林與范書異考毛詩棫樸闕宮正義禮記王制目錄正義皆作臨碩禮記王制正義周禮文巫疏司馬序官疏及此廢興序並作林碩似當以范書爲正作林非也又考伏滔青楚人物論云後漢時鄭康成周孟至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公山皆青士有才德者所舉諸人皆是傅字知孝存爲碩字無疑而其姓當作臨又無疑也十論七難其詳蓋不可攷孝經序注正義稱鄭志目錄記鄭所注五經之外等書中有答臨孝存難禮一種其遺文見今注疏稱答臨碩者禮記王制內兩條毛詩內兩條周禮內三條惟女巫疏義所引難答歌哭而請者一條首尾全具詩棫樸正義稱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云此亦足見所難之一端至閔宮序官三引均是答此事王制兩引無難義以畚詞求之當是持王制田祿以難周禮耳十論更無從彷彿蓋其人本康成弟子又同鄉里故得以往復辨難然亦可見古人爲學不肯苟同如此云

弁

弁字說文無之而書中斲斡倂斡竝從弁聲似乎生子之

文不應遺漏大徐於併下云弁不成字當從𠄎省非也其
後廣韻集韻並不收弁音義遂闕獨玉篇五音集韻有之
均訓爲火種正字通直以爲同隶引管子弟子職注折卽
作折炎今作弁案弟子職櫛之遠近乃成厥火房注但云
櫛謂燭盡不注音切亦并無折卽作折炎字楊慎譚苑醜
翻云管子弟子職櫛之遠近左手正櫛乃取厥櫛舊本櫛
作卽叶音燼櫛卽皆段借字正作弁從火從収音燼以今
本管子校之俱不合張楊竝好僞造古書以欺世其言未
必足據或古本管子櫛作弁讀同燼亦未可知然究屬揣
測之見未敢信爲確證也予友苗仙麓言幼讀說文熊從
炎省聲思之不得其故夢中見有人兩手曰火擲之驚而
寤因恍然於炎乃弁之譌蓋六朝人書多變卅爲大如奕
奕弊獎弊癸之類率溷雜不分因卅而誤大又因大而誤
火於是弁省聲遂成炎省聲矣予謂弁字若讀同燼則與
熊聲相去甚遠其說仍不可通不知弁旣從収則収亦聲
也證以𠄎字弁聲讀作乳恐反與鳥獸廢毛之廢同則弁
字決爲東冬部中字無疑必如是讀熊從弁省聲方爲諦
當予韓道昭別作士戀切音饌其去収字本音益遠矣

當至韓愈韻限卦士戀財音黠其去也字本音益蓋矣
 字共為東冬暗中字無銀必收景蕭韻並發省聲式為蕭
 出韻以聲字發聲韻卦序恐又與息聲變手之聲同韻在
 韻聲昧去甚發其韻即不可能不映發韻並限也衣聲
 火付景發省聲發韻炎省聲矣字韻發字皆蕭同韻限與
 奕樂樂樂樂之韻率韻不衣因杜而歸大又因大而歸
 廉因對然於炎於發之韻蓋六障人書發變於為大收發
 炎省聲限之不振其於聲中見有人而三曰...

勳 賢 陽 貌

經 陵 豪

萬首之首曰虞夏傳夏傳帝古之首曰殷傳太誓之首曰
 湯誓以下為
 二篇殘語
 王本及劉向
 別錄自堯典盡夏書皆通曰虞夏書見堯典正義康成書

獻縣劉書年

經類纂

禮記

劉貴陽說經殘稿

獻縣劉書年

周時書分四代

書備五代唐虞夏商周也伏生今文尚書分為五尚書大傳標堯典之首曰虞夏傳唐傳九共之首曰虞夏傳虞傳禹貢之首曰虞夏傳夏傳帝告之首曰殷傳太誓之首曰周傳蓋其本經題唐書虞書夏書殷書周書故曰其傳若是在本經無九共帝告當以臯陶謨為虞書湯誓以下為殷書大傳蓋伏生教授張生歐陽生時猶記二篇殘語兩家總撰大義筆於古文尚書分為三馬鄭王本及劉向虞傳殷傳之首耳

別錄自堯典盡夏書皆題曰虞夏書見堯典正義康成書

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三科謂虞夏一科商一科周

科也古文家說也五家謂唐一家虞一家夏一家殷一家

周一家也今文家說也然皆非周時之舊左氏傳史克以

慎徽五典至四門穆穆為虞書堯典文也今偽孔舜典本是堯典趙

衰以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為夏書皐陶謨文也

今偽孔益稷本是皐陶謨今賦作敬試作庶是古書凡題四代曰虞書夏書商

書周書堯典本紀堯雖紀及舜之終仍以紀堯為主宜歸

之堯而謂之虞書蓋出虞史所記故篇首加曰若稽古皐

陶謨亦紀虞廷君臣之言宜歸之舜而謂之夏書蓋出夏

史所記故篇首亦加曰若稽古然則尚書古題猶云虞夏

商周人所書云爾非如後世史紀某代即稱某代書也古

文謂之虞夏書止統稱不別於古為近今文堯典係之唐

皐陶謨係之虞禹貢甘誓係之夏失其舊矣

周時完書堯典後有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彙飭大禹謨皐

陶謨棄稷凡十五篇於虞夏不知何屬竊疑堯之事虞史

記之謂之虞書舜之事當必夏史記之謂之夏書然則舜

典以後恐即屬夏書止堯典一篇為虞書也說文稱堯

典者二十五假于上下平艷東作宅堯夷鳥獸犇髦又鳥獸

褒毛帝曰曷咨方救倭功又旁逖辱功洪水浩浩有能俾

雙方命圯族岳曰异哉猗類于上帝雉嬖明試以功竄三

苗廡鯨于羽山放勳乃殂闕四門時惟懋哉皋咎繇僉曰
伯夷教育子八音克諧龍朕聖讒說殄行皆言虞書此依
古文也不同者古文題虞夏書乃總堯典臯陶謨禹貢甘
誓諸篇說文獨稱堯典文自不得兼云虞夏書故云虞書
許君本尊古文者也若稱五品不慈作唐書稭三百有六
旬繫傳本亦作唐書則傳寫之誤段氏玉裁以說文凡稱
虞書皆宜改唐書堯典紀唐事紀舜皆紀堯也則謂之唐
書臯陶紀虞事則謂之虞書禹貢紀禹功則謂之夏書勝
於古文家之概稱虞夏書未得其實古文今文家標目皆
非孔子自題後學者爲之說說文可擇善而從無足異段
氏此說蓋非古文標目原周時舊號許君文字既依古文
何以於標目獨見爲非而必擇從今文也

僞壁中古文尙書

或問經典釋文敘錄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
文則不全是古字今齊宋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
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
生不可承用是唐以前有依僞孔五十九篇經文易以奇
古之字流布人間別爲一種尙書者但僞孔之書自東晉
而降遵行久矣不容再僞唐以前人何以有是答曰此非
僞孔之僞書乃壁中書之僞書也蓋東晉以降羣信僞孔

爲安國以隸古寫定壁中之本妄人以隸古本傳壁中科
斗古文不傳遂造僞本以當之元朗謂安國尙書本以隸
寫古僞本用古字改經爲非不知妄人正造未寫以隸之
本而非用古字以當隸古本也盤庚序正義云孔子壁內
之書治皆作亂宋本如是他本譌作亂蓋卽稱此本又匡謬正俗云
尙書湯斲云予則孛翊汝自注斲古文誓字翊古文戮字
亦卽此本是孔穎達顏師古並認爲壁中古文也於此可
知唐初名儒不特信安國隸古本見存並信壁中古文亦
存也是亦攻僞孔者所宜詳悉

又問孔顏信僞本爲真古文唐人亦有知古文之亡者否
答曰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
無有傳者此古文謂壁中本也知晉世秘府有之者晉秘
書監荀勗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
經簿唐時見在簿中必錄壁中尙書也云今無有傳者謂
晉以後無聞知其亡也下文云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
侯尙書並亡古文當亦亡於是時志文特分言之耳長孫
無忌等不爲僞本所惑識見高出孔顏矣又經典釋文云
漢始立歐陽尙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
永嘉之亂衆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立博士旣
以衆家滅亡承上歐陽夏侯尙書並古文而又云古文始

興則所謂平帝立古文而亡於永嘉者是壁中古文字古文
孔傳始興者是隸古本其實隸古本馬鄭所不注之餘篇
亦亡唐人信偽孔以爲不亡耳然可以見陸氏知壁本亡
於永嘉也

又問宋時有古文尙書郭忠恕作汗簡夏竦作古文四聲
韻首列之采其文多至數百至薛季宣取爲書古文訓流
傳至今宋人如說文繫傳羣經音辨集韻國語補音蔡氏
書集傳亦屢稱之或卽唐時僞本答曰卽如斲字亂字薛
氏本並無之惟有翊字恐是唐以後人又因原本有所增省
又問僞本治作亂於義何居答曰作僞者不能自造文字
必采說文所引尙書及魏三體石經古文衛宏古文官書
以及諸家所稱引並字書言古文者如張揖古今字詁之類
而後成此亂字本魏石經也石經桓十七年及齊師戰於奚
奚作亂見隸續是也左旁卽奚字蓋邯鄲瀆傳古文壁中本
有此治字從乙奚聲從乙之意如說文亂從乙乙治之也因
從奚聲卽借爲奚字石經他處必有書亂作治者故僞本
用之耳汗簡乙部有亂釋始注尙書始當作治宋時僞本
亂蓋又改作亂也糸部又載王存又切韻治作爰亦譌體
唐時尙書原本釋文原本興廢
今之尙書非僞古文原本乃唐開元十四年明皇以洪範

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陂天寶三載又詔集賢學士
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謂之今文尙書者見新唐書藝文志
今之尙書釋文非陸德明元本又宋開寶中詔以陸氏所
釋乃古文尙書與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陳鄂刪定其文
改從明皇隸書者見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其原本今並
不傳言尙書家並未考其亡自何時今按册府元龜載明
皇改尙書詔命以舊本仍藏之書府郡齋讀書志古文尙
書十三卷漢孔安國以隸古寫定五十九篇之書也其書
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
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

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
相類玉海藝文類云陸德明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中郭
忠恕定古文尙書並釋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
等重修開寶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
開寶新定釋文卽陳鄂所刪定
蓋二人並爲之咸平二年十月乙丑孫奭
請摹印古文尙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天聖八年
九月雕新定釋文夢溪筆談云宋太宗得古文尙書改雲
夢土作乂作雲土夢作乂姓苑宋太宗詔郭忠恕爲國子
監主簿令刊定古今尙書据此諸文是唐一代行今文而
古文仍在未嘗亡也傳至後周郭氏與釋文合校之是此

時猶行古文至宋太宗已行今文而忠恕入宋又命合今
文尙書校之是宋初亦行古文也逮北宋之末次道仲至
號多藏書天下惟其家有本則已微矣而晁公武王伯厚
猶見之蓋南宋亦存其亡當在宋元之際釋文原本宋初
亦與新定釋文並行其亡校古文爲早困學紀聞云釋文
叙錄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云云然則今所傳古文尙書
未必孔安國之本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
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
以今字藏其舊本藝文志無藏舊本之說開寶五年別定
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

行今亦不傳此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
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尙書呂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
家郭忠恕定古文尙書及釋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宣和
六年詔復洪範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按
伯厚此文與玉海讀書志互有詳略所謂非安國本者卽
僞本古文伯厚意主明皇未改原本釋文原本爲真孔氏
古文以駁僞本科斗書之非其見與陸氏認僞本爲隸古
之僞同並未得僞本之實然自陸氏以後羣皆尊信至伯
厚乃始疑之可謂偉識其云古文音義今不傳蓋孫氏摹
行後不久卽亡也凡此皆古文並釋文原本興廢之由段

氏玉裁乃誤認讀書志玉海困學紀聞所謂古文者爲屬
僞本郭氏所定宋王兩家所藏並是此本又認郭氏定釋
文爲別撰僞本釋文著之古文尙書撰異中大誤
鳥獸毛珣 鳥獸毳毛

堯典仲秋鳥獸毛珣仲冬鳥獸毳毛周禮司裘注引毛珣
作毳毳字說文所無鬣部云鬣羽獵韋綺從鬣奔聲夔
或從衣從夔虞書曰鳥獸夔毛又毛部云毳毛盛也從毛
隹聲虞書曰鳥獸毳毳並不同惠氏周禮古義云毳當爲
髦字之誤也鄭氏尙書云仲秋鳥獸髦珣仲冬鳥獸毳
涉下而誤耳段氏尙書撰異云惠謂涉下而誤者涉下句

作毳又誤毳也然鳥獸毳髦惟見說文惠以髦珣毳髦繫
之鄭氏尙書無據周禮釋文毳音毛此相傳舊本舊音毳
字從佳毛毛亦聲蓋壁中堯典古文如是惟毳同毛故孔
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易爲今尙書毛字在鄭不易爲毛當
別有見而其說不傳鳥獸毳毛說文作毳亦壁中本今字
作毳乃別體鬣部所引作夔按夔訓羽獵韋綺而虞書訓
毛盛六書之假借蓋今文尙書也又說文毛部作髦鬣部
作毛似古文尙書作髦今文尙書作毛毛是本字髦亦段
借也 按康成所據壁中古文令毛珣誠作毳珣何以
毳珣毳髦同一壁經而許君有毳珣字獨無毳字耶且毛

部毳毛盛也從毛隼聲虞書曰鳥獸毳毳仲秋鳥獸毛
盛可選取以爲器用從毛先聲讀若選又何以仲冬毳毳
仲秋毛毳同爲毛盛絕無別異耶可知許君毳下所引元
是鳥獸毳毳毳乃毳之誤毳毳二文同訓毛盛並屬仲秋
毳下旣稱虞書毳下卽承上作解康成司裘注亦當引作
毳毳許鄭所據孔氏古文蓋同是此字釋文見禮注毳誤
毳因以僞孔尙書毳作毛爲之音云音毛非也毳毳義爲
鳥獸毛盛此古文尙書說康成注周禮良裘云良善也仲
秋鳥獸毳毳因其良時而用之毛以盛時爲良鄭君義蓋
同許作毛者乃伏生今文史記五帝紀用今文尙書云鳥
獸毛毳可証今文蓋脫隼旁耳僞孔乃用今文凡僞孔經
字多同今文而與賈馬鄭王之古文異者據康成作毳從
可知賈馬王之本亦毳字也許君所引鳥獸褻毛蓋毳毛
古文釋文引馬融云溫柔貌此亦古文說也僞孔云鳥獸
皆生與毳細毛以自溫是依古文說但陸氏不云毳馬作
褻知馬亦作毳者亦今文尙書史記五帝紀作鳥獸褻
毛是也馬氏古文亦作毳字者蓋孔安國以今文褻非本
字以毳爲正改從今文又從可知賈鄭王亦作毳也毳本
伏生今文而許君不載此字合而言之古文毳毳謂毛盛
褻毛謂毛溫柔本自有別玉篇毳而勇切又而允切衆也

聚也

今本譌與周禮注同

廣韻痺而尹切毛聚也眾聚二義即許

君毛盛意蓋出於賈馬鄭王鳥獸痺琺之注至玉篇痺下

出琺云同上此說文譌作痺髦以後陳彭年輩認痺同

字而爲之者痺止切而允而勇乃琺字之讀亦彭年輩增

之廣韻琺讀而隴切與痺別字別音蓋孫愐所見諸家尙

書是痺琺說文亦是痺琺與琺毛判然故不合琺於痺顧

氏不待言矣大徐音說支痺而尹切又人勇切亦誤認許

君引琺毛作痺髦而合廣韻痺琺二字之讀此陳氏所由

改玉篇也又顧孫依古文尙書收痺字別無琺字則周禮

注琺琺釋文音毛之誤顧氏在梁時固未及見孫氏亦未

之信也至集韻毛亦作琺則其時諸家尙書久亡直從釋

文矣此其原委可一一推見者也廣韻琺讀而隴切亦非

古音古文癭從舛聲今文琺從喬聲舛聲在眞諄部喬聲

在術韻術於古爲支脂部之入眞諄支脂二部字多通借

故正作琺借作癭而不可入東冬部讀而勇切蓋六朝以

後之音譌耳廣韻以琺爲琺之正文直從甬聲則去本愈

遠矣

之洞案康成所據壁中云云以下別是一義前說謂仲秋毛琺周禮注作琺琺是古文琺依釋文讀毛後說謂周禮注琺是琺之誤說文琺髦當作琺琺辨痺與

琺音義不同前後自相違異後說爲長依元本兩存之

堯典僉曰益哉正義云馬鄭王本皆作禹曰益哉是字相

近而彼誤按作僉者姚方興本也馬鄭王作禹者古文尙書也禹與僉字不相近按詩秦譜正義引書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禽汲古閣本如曰益哉禽當爲禽之誤說文禽古文禹字是稱馬鄭王本以証書疏所稱知禹本作僉僉與僉形似故云相近而誤正義用姚方興本固宜左袒方興其實三家皆安國所傳古文也上下文皆作僉曰獨益是禹舉之故作禹曰方興作舜典傳改作僉以合上下文非也以此知壁中古文尙書禹皆作僉說文知僉是古文禹是据壁經漢藝文志襍家者流大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是後世語僉卽僉字

鞞琫琕說

鞞琫琕之制古說紛如迄無定論詩小雅瞻彼洛矣鞞琫有琕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琕下飾琕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琕琕諸侯盪琫而琕琕大夫鐐琫而鏐琕士琕琫而琕琕釋文琫佩刀削上飾琕佩刀削下飾說文云鞞刀室也琫佩刀上飾也琕佩刀下飾也小爾雅云刀之削謂之室削卽鞞室謂之鞞鞞卽琕鞞琕之飾也琕字王莽傳瑒琕瑒琕孟康曰佩刀之飾上曰琕下曰琕此一說也大雅公劉鞞琕容刀傳云下曰鞞上曰琕釋名云室口之飾曰琕琕捧也捧束口也下末之飾曰琕琕卑也下末之言也琕卽

鞞字詩音義鞞或作琕是也此一說也杜注左傳鞞佩刀
削上飾琕下飾字林玉篇本之又一說也廣韻云鞞下飾
琕上飾宋咸注小爾雅木之又一說也此皆古說之異後
人皆宗毛說惟以公劉傳下曰鞞與瞻彼洛矣傳詞不同
復成聚訟正義於瞻彼洛矣申公劉傳曰彼無琕文因琕
爲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當云下曰鞞
一時文誤
公劉正義意亦同馮氏六家詩名物疏則認公劉傳說鞞
爲下飾謂與釋名合指瞻彼洛矣傳爲自相矛盾孔冲遠
不得已而爲之辭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又申孔云瞻彼洛
矣傳以琕琕對言故言上飾下飾公劉以鞞琕對言故言
上下而不言飾鞞非飾也琕在鞞上則鞞爲下矣古文簡
質不達意耳戴氏震毛鄭詩考亦以公劉傳與釋名合謂
瞻彼洛矣傳爲傳寫之誤當云鞞下飾後諸琕字皆當作
鞞鞞琕有琕猶言鞞鞞有奭奭赤兒琕文飾兒說文云琕
佩刀下飾蓋其所見毛傳與今本同遂取以說字以鞞爲
刀室殆誤會毛鞞容刀鞞也之語凡此又宗毛之異按瞻
彼洛矣傳本定說說文諸家本之者是也公劉傳下曰鞞
之文誠如正義稽古編所通惟鞞是刀室故字從革其從
王者譌說爲飾以後之文也釋名由誤會公劉傳下曰鞞
之文而以鞞當琕不思與瞻彼洛矣傳不合或別有師承

要非也鞞爲下飾則無以處珌矣馮氏據之良誤戴氏更
改毛傳從之益屬武斷考說文珌下云禮佩刀天子玉琕
而珌珌盪下云禮佩刀諸侯盪琕而琕珌珌下云禮佩刀
士琕琕而珌珌禮字韻會引皆作禮記曰禮記者前漢藝
文志所云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毛許並
稱記文惟說文士珌珌與毛琕珌及盪作盪異而金部鐐
下未及引大夫句戴氏指諸珌字並誤豈說文亦誤乎抑
逸禮記先誤乎珌文飾兒義復何出乎至段氏注說文又
別出新說謂毛意琕在刀握不在刀室云琕之言奉也奉
俗作捧刀本曰環人所奉握也其飾曰琕毛傳鞞容刀鞞
也謂刀削其云琕上飾珌下飾者上下自全刀言之琕在
鞞上鞞在琕下珌在鞞末此尤無理其意因說文有佩刀
字疑琕珌並在鞞則不宜云佩刀飾乃移琕於刀握而牽
毛傳從之令琕珌一在刀一在鞞謂合許君之指今讀毛
傳鞞容刀鞞一語已別言鞞接云琕上飾珌下飾自主鞞
言毛未嘗合刀於鞞而許君佩刀是合鞞於刀蓋佩之則
刀鞞爲一矣但移全刀之說於說文則琕珌同在鞞固可
云佩刀飾也至杜征南已下諸家則所傳聞異辭不可據
以疑毛許矣

小正田鼠

夏小正正月田鼠出傳田鼠者噉鼠也三月田鼠化爲鴛
八月鴛爲鼠近洪氏震煊疏小正以三鼠爲一云三月化
鴛八月爲鼠九月以後應蟄至明年正月則又將出按此
說非也田鼠能害禾稼儻是一鼠自三月至八月是鴛八
月化而九月以後卽蟄至明年正月方出三月又化如此
則田鼠無能爲害知必是二種正月出者爲噉鼠噉鼠卽
鼯鼠爾雅鼯鼠郭注云以頰裏藏食者說文鼯鼠也鼯鼠
屬讀若含鼯廣雅作鼯按噉者因其頰裏能藏物名之說
文噉口有所銜也爾雅寓屬曰噉郭注頰裏貯食處是也
後別製鼯字鼯之言舍也命名之意亦同此鼠自正月出
卽害五穀藏於秋時小正九月熊羆貉鼯鼯則穴傳言
蟄也鼯鼯鼠屬然則鼯鼠亦當蟄於是時鴛化之田鼠鼯
鼠也淮南時則訓田鼠化爲鴛高注田鼠鼯鼠也鼯鼠
鼠卽鼯鼠諸字書無鼯字蓋失收說文鼯地中行鼠伯勞
所作也一曰偃鼠蚡或從虫爾雅鼯鼠郭注地中行者蘇
頌本草圖經云鼯鼠卽化爲鴛者斯言信矣周禮地官草
人墳壤用麋故書墳作蝥司農云蝥壤今作墳誤說詳段
氏玉裁漢讀考
多蝥鼠也然則蝥之言墳以其穿地中行令土墳起故名
偃亦作鼯名繫別錄鼯鼠土中行陶注俗中一名隱鼠一
名蚡鼠形如鼠大而無尾黑色長鼻甚強常穿地中行隱

偃皆因其伏藏地中得名方言謂之犛鼠郭注犛鼠蚡鼠也犛卽犛字謂其起土若耕犛也此鼠三月化鴛八月復爲鼠秋冬間亦能害稼小正三言田鼠傳於田鼠出特言犛鼠以別於鼠爲鴛鴛爲鼠之爲鴛鼠高注淮南是矣其注呂覽季春紀則以田鼠爲鴛鼠蓋因二者並是田鼠偶誤爾雅鴛鼠釋文引字林曰卽鴛鼠以二鼠爲一尤非小正雞桴粥

夏小正二月雞桴粥傳云粥也者相粥之時也關澮本傳首脫粥字大戴禮有之相粥句盧見曾本改作相粥粥呼也黃叔林本改作相粥之呼也畢沅本改作相粥粥之呼也按此候記雞產卵傳當作桴粥也者相粥粥之時也粥粥者雞聲也說文粥呼雞重言之讀若祝蓋雞聲若粥粥故就其聲呼之是粥其本字粥其段借也相粥粥者雌雄鳴相應也凡雞產卵必雌鳴而雄應之蓋古人於雞產卵時雌雄相鳴謂之桴粥傳意以相粥粥解桴粥若專解粥字則桴字無著矣淮南時則訓作雞呼卵高注雞呼鳴求卵呼卵卽桴粥也禮月令逸周書時訓解作雞乳乳是產卵說文云乳人及鳥生子也生者生出之謂呂覽季冬紀乳雉雉乳上脫雞字雞乳雉雉本兩候今本誤惟與月令先雉雉後雞乳不同高注乳卵也經子四處與桴粥文異

義同諸家以意增改未得傳意傳又云桴嫗伏也粥養也此別一義按凡鳥乳卵其始也卵生後其母從而茹之則曰嫗伏禮樂記羽者嫗伏是也亦單言嫗言伏莊子嫗雞搏狸越雞不能伏鵠卵是也嫗伏已化雛則曰孚說文孚卵孚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卵化曰孚是也或說以小正桴爲孚字謂已嫗伏成雛以粥爲育字謂成雛而養育之此桴桴二字存異說非正解也

壁中古文有春秋

壁中古文之數詳於漢藝文志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是也其分列諸經尙書家首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九篇禮家首列禮古經五十六卷論語家首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孝經家首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惟記不一種禮家有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家有樂記三篇論語家有孔子三朝七篇此五種皆古文隋書經籍志稱劉向考校經籍得此五種記共二百十四篇而經典釋文叙錄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十今脫此字四篇可証然春秋家首列春秋古經十二篇此亦當出自孔壁說文叙云魯共王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是壁中原有春秋班氏總叙處少此種或文脫耳說

文叙又云左邛明春秋傳以古文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蓋春秋古文經出壁中古文傳出張蒼所獻段氏注說文謂班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皆謂蒼所獻說文以春秋係孔壁恐非事實此徒見志上列春秋古經十二篇下列春秋經十一卷云公羊穀梁二家後列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傳意十一卷之經屬公穀十二篇之古經則屬左氏不知孔壁之經志皆首列加以古文此孟堅之特重古文也張蒼有傳無經卽有經亦以孔壁古文該之可耳論衡說左氏傳出共王壁中正見經出孔壁卽傳亦誤歸之矣若記五種不加古字文省也

大旆說

左氏僖廿八年城濮之戰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又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旆按兩旆非旗名設二旆設前軍之兩隊也中軍大旆中軍前軍之名也莊廿八年傳楚子元門禦疆門梧耿之不比爲旆門班王孫游王孫喜殿旆殿對文而曰爲旆是旆必前軍楚前軍名旆晉制亦然哀二年傳晉趙鞅禦鄭師於戚陽虎曰吾軍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注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軍以示衆蓋以兵車之先驅者爲一軍故云兵車之旆是晉前軍名旆之確證又襄十八年傳晉伐齊左實右僞以

旆先與曳柴而從之此旆亦是前軍張衡東京賦殿未出
乎城闕旆已返乎郊畛薛綜注旆前軍殿後軍本左氏也
所以名旆者以其載旆也猶楚之左廣右廣以廣車得名
也見宣三年傳中軍重之名大旆猶齊之有大殿也見襄廿三年傳
旆之左旃前軍之左旃也杜注兵車之旆是矣注狐毛設
二旆云大旗注大旆云旗名按旆乃以帛續旄末者旆以
通帛爲之別是一旗儻是旗名則大旆之左旃旃成旆上
之物不可通矣

季蘭

左氏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

之敬也按此數句非泛語明據詩采蘋爲言季蘭蓋卽季
女之名或字當時於此大夫妻能確知其人後失傳耳詩
但言子以采蘋南澗之濱子以采藻于彼行潦而左氏能
指其地爲濟澤之阿又可知季蘭母家居濟水之旁也杜
解季女爲服蘭之女蔽詩惜矣

國子證誤

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樊穆仲曰魯侯孝王
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云云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
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韋注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
或云國子諸侯之子欲使導訓諸侯子也唐尚書云國子

謂諸侯能治國子養百姓者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王之子弟謂之國子導訓諸侯謂爲州伯者按國子者王太子王子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子弟皆是亦曰國子弟周禮地官師氏夏官諸子注疏言之甚詳唐氏以諸侯當國子有乖名義固非賈景伯知諸侯無國子之傳故以爲諸侯之嗣子而諸侯子理不能導訓諸侯故以爲導訓諸侯之子然王欲得國子而穆仲舉魯侯語爲不類况經文云導訓諸侯乃爲訓諸侯之子更是添設矣韋氏近是而要與舉魯侯是諸侯不應蓋此文有誤當云王欲得諸侯之能導訓國子者蓋王欲以賢諸侯立爲卿士導訓王太子以

下諸人故穆仲舉魯侯而王遂命之諸家望文立義是以多所繆鑿也

又按史記魯世家載此事則云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弑懿公而立伯御卽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肅恭神明云云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是爲孝公與國語事全背易國子爲魯公子如其說則非倒文然國語原無宣王立魯後之語且穆仲曰魯侯孝是孝公時已君矣豈待宣王立之史公采載多誤此不可信

論語記諸賢稱謂說

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謂是書出於曾門程子亦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魏華父則云字尊於子子不得獨重今按魏說非是子自尊於字論語於夫子皆稱子或稱夫子而罕稱仲尼可見程子之說似亦未安曾子有子不必自其門人始稱之聖門諸賢顏子居德行之首曾子傳道有子似聖人他皆莫能及顏子早世夫子沒後自是二子爲尊二子門人及諸家門人從而子之宜也故禮記出於七十子之後學者所記而於二子無不稱子者不必是其門人所記也然則論語一書不能定擬出於誰手善乎龜山先生之說曰論語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亞於夫子不主師說出其門人斯爲當矣若胡氏云先進記閔子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龜山亦云閔損冉求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其或有之 又按論語記諸賢子至尊矣其他稱字者亦不一例如仲弓子路子夏子游子張子貢子賤子羔皆獨稱字顏淵閔子騫冉伯牛漆雕開本名啟字開以開爲名誤自孔注論語開名俗木家語開字子若之文說詳閔氏四書釋地三續公冶長巫馬期司馬牛曾皙公西華樊遲則皆加姓率以爲常又有名氏字互書者如有子

又稱有若陳子禽又稱陳亢原思又稱憲宰我又稱子南
容又稱南宮适冉有又稱冉求亦止稱求既氏字矣而又
名之訖不畫一蓋七十子之徒記其師固以書字爲敬或
加氏者必七十子及三千人中更有與同字一人則加氏
以爲識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冉子有子並字子有奚
容蒧伯虔並字子皙曾蒧卽點狄黑並字皙榮旂縣成並
字子旗驥駟赤鄭國並字子徒公祖句茲秦非並字子之顏
噲樂刻並字子聲漆雕哆邽選並字子斂公西與公西蒧
並字子上七十二子中同字者已九人三千之徒從可知
矣以有兩子有兩子皙故記曾子冉子必加氏斷無書子

有子皙者他皆此例也至哀公問年饑章稱若對君則名
問異聞章稱亢問耻章稱憲問羿冪章稱适問禮之本章
稱放大宰問子貢章稱牢非不說子之道章稱求或其自
記書寢章稱子季氏富於周公章稱求或以夫子聲其罪
故貶而名之又公西子例加姓而使齊章獨稱子華以下
文有赤之適齊也句不能移混他人也

傳不習乎

釋文引康成云魯讀傳爲專按此專非專守之義說文專
訓六寸簿謂書策也漢以後有簿書之稱在古名簡牘爲
簿而字作籒說文竹部籒籒爰也廣雅釋器籒籒也曹

憲音滿緩玉篇竹部節竹牘也廣韻節牘也箭筈簡也是其義簿卽節之俗或借作薄孟子先簿正祭器音義云本多作薄漢夏承韓勅武榮諸碑主簿字皆作薄是也簡牘之度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後漢書曹褒傳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盤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荀勗東晉穆天子傳序云以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二尺四寸春秋序正義載康成論語序引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儀禮疏又引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皆二尺四寸

今譌尺二寸

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

焉是古人經籍率以二尺四寸之簡爲常惟謙始用短此專六寸當是其廣左傳序正義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以可並容數行似牘可廣六寸簡則不能然穆天子傳序言簡長二尺四寸一簡四十字以古尺二尺四寸甚短合四十字作一行其字必僅如今書小楷決無此理知簡亦可容數行其濶者亦至六寸惟漢藝文志稱尙書之中古文簡二十五字二十二字者則一行能容耳專不習乎者謂所讀之書恐不溫習此魯義也段氏玉裁解專爲笏據釋名笏忽也備忽忘也君有命則書於上或曰簿可以簿疏物也杜注左傳珽玉笏若今之持簿

蜀志秦宓見廣漢太守以簿擊頰裴松之云簿手版也諸文爲証按笏以記忘簡牘之類故同得簿名而非六寸簿之義

有酒食先生饌

饌康成本作餽注云食餘曰餽按餽與饌字義俱異若仍從今本讀有酒食句則先生餽不辭近孔氏廣森通郊義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如此卽有酒句然人子餽父母之餘恒事也何必定指燕飲義仍不確蓋先生不可以父兄言也劉氏台拱說先生饌云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具之內則男子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卽先生也鄭注訓具爲饌論語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者也皇疏先生者成人謂先已之生也非謂師也愚按內則又云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俊正義云子婦佐餽者長子及長子之婦是父母在具食及餽餘皆長者之事作先生饌者謂長者具食作先生餽者謂長者餽餘首尾本止一事

哀公問社於宰我

康成注論語就張包周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以齊

古讀正者五十事今從齊讀者不可知而從古讀者凡二十四事並載經典釋文其讀正之例皆古魯字義俱異康成以古爲是者改從古字然有古魯不同既從古說不改魯字者哀公問社於宰我集解孔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是古論作問社而說爲田社也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是魯論作問主而說爲廟主也皇侃論語義疏云鄭論本云問主釋文云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是康成字從魯而說從古也在讀正之例當改經文作問社注云

魯讀社爲主今從古乃正其義不正其字似自紊其例者

蓋張包周等字雖作主說亦是社主本無廟主之義五經

異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

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

人都豐鎬宜栗也今春秋公羊說孝子之當作主繫心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又當作周禮說虞主用桑

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謹按從周禮說論語

所云謂社主也許君稱問主是魯論其夏人都河東云云

必魯論之說時魯說雖有多家漢志有魯傳十九篇魯夏侯說十一篇魯王駿說

二十張包周自在其中可見無廟主之義唐時張侯說包

周章句不傳孔沖遠以其本作主妄意其說如是以附合杜注耳在魯古其字雖異而說本同康成仍從魯論所以不改字也若公羊家廟主之誤許君已駁之而公羊文二年傳練主周栗何注夏后氏以松云云仍本之疏云論語社主正以古文論語作問社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故何氏以爲廟主徐彥止分別古文爲社今文爲主鄭說從古文何說卽主字立杜元凱亦本之後世罕從其說愚更卽本文折之使民戰栗之云集註疑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若是廟主民何與天子諸侯之廟乃云使之戰栗耶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康成云躁不安靜也魯讀躁爲傲按荀子勸學篇云不問而告謂之傲正是相傳魯讀楊倞注云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爲噉聲口今本噉噉也按戲之義非是後義得之說文啓衆口愁也詩鴻雁于飛哀鳴嗃嗃又讒口豈韓詩作啓啓啓在鳥爲聲衆在人爲多言不問而告是多言也亦不必改讀古啓通作敖荀子強國篇百姓謹敖是也古無傲字傲卽敖之俗魯論荀子本宜作敖敖爲多言與下隱爲藏言反對較躁義尤切

宗國

魯稱宗國孟子滕世子曰吾宗國魯先君一見左氏定十二年傳魯叔孫輒奔吳哀八年吳伐魯輒以爲可伐公山

不狃謂輒以小惡欲覆宗國十五年成宰公孫宿叛入於

齊子貢謂宿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又再見按三宗字不可

合解嘗考春秋姬姓之國稱宗者亦有二足以証之襄十

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凡諸

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所出同宗於祖廟始封

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

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即祖按魯為諸姬即吳子

等即所謂同姓也据太伯仲雍於周公為從祖祖父於伯

禽為族曾祖父而謂之同姓是魯視始封君高祖以下之

親所封之國皆同姓也高祖以下之親本為同族不同高

祖之親始謂之親同姓然自周公伯禽視之為同族自子

孫視之則為同姓左氏固為春秋時言之為邢凡等即所

謂同宗邢凡等皆出周公與伯禽為兄弟是兄弟之國為

同宗也宗字說文訓祖廟也魯與邢凡等皆立周公為始

祖廟故其子孫為同宗之國亦自春秋時言之若同族於

禰廟令魯當伯禽時視高祖之子孫族曾祖以下皆同族

時有吳子卒則應臨於周公之廟而不於文王廟此惟周

初封國時有之春秋時君無同族受封之國故左氏舉其

禮而不舉其証此兄弟之國謂之同宗為稱宗之一義又

僖五年傳虞公曰晉吾宗也虞始封君為仲雍曾孫周章

之弟虞仲於唐叔爲族昆弟在子孫相視本屬同姓而謂
之宗蓋對文則同姓同宗有別散文則宗字亦止作同姓
解此又稱宗之一義滕稱魯宗國是同宗之義滕魯俱出
文王自邢凡等視伯禽爲兄弟俱立周公廟其子孫爲宗
自滕叔繡視周公爲兄弟俱立文王廟其子孫亦爲宗也

諸侯得立所出王廟者五經異義謂周公以上德封魯得
祖天子左氏正義據鄭祖厲王廟贖禱日敢昭告於皇祖
文王鄭衛亦得立出王廟皆以有功德王命立之非也凡
諸侯皆得立出王廟不以有功孔氏廣森云郊特牲言諸
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謂不敢以爲太祖非
謂不敢祭之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禘先君公孫不敢祖諸
侯者亦謂不得以爲祖廟禘廟諸侯必以始封君爲祖大
夫必以別子爲祖其所自出之君則別立廟而不與私廟
齒此說最合今卽左氏文斷之凡諸侯之喪同姓於宗廟
杜注云所出王之廟旣云凡諸侯則出王廟無國不有矣

故知滕得
立文王廟輒與宿稱魯宗國則同姓爲宗云爾此義自趙

注滕魯俱出文王敬聖人故宗魯就宗主爲說已失之至
集注云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直據大宗立義乃從前
所未有於輒與宿以大夫宗君推不去且漢書梅福傳諸
侯奪宗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
子之事也是大小宗之法爲大夫士而設諸侯無之唯杜
注左傳云輒魯公族故謂魯宗國得之至晉語舟之僑說
虢之將亡曰宗國旣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
韋注宗國公族也韋知宗國是公族者以下文內外無親
外指諸侯內必指公族也公族而謂之宗國者言爲國之

宗支也

洵龕也

釋言洵龕也郭注未詳按洵訓信詩洵訏且樂洵有情兮洵直且侯之類皆是為洵之假借龕者勝也任也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注引尚書孔傳云龕勝也謝元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西龕收組練龕亦訓勝逸周公蔡公解云周克龕紹成康之業言能任繼續成康也通作堪晉語口弗堪也列子仲尼篇堪秋蟬之翼韋昭張湛注並云堪勝也廣韻云任堪也周禮大司馬司貢分職以任邦國注事以其力之所堪以堪訓任信與勝任之義同釋詁允任同義允即信詩燕燕箋任以恩相親信周禮大司徒注信任於友道史記季布樂布列傳為氣任俠集解引如淳曰相與信為任是也龕訓任因得訓受方言龕受也揚越曰龕也玉篇亦云龕受也任受一義信受亦一義

囂閑也

爾雅釋言囂閑也郭注囂然閑暇兒按郭據孟子為說也萬章云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趙注囂囂然自得之意無欲之兒也盡心人之知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注囂囂自得無欲之兒此皆閑暇之義也今考囂閑義有並與閑暇相反者詩魏風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傳閑

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兒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然則詩意謂地狹而人稠以閑閑狀往來者之多傳云男女往來無別而多意見下章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兒下不言往來上不言多人文互見也荀子修身篇多聞曰博多見曰閑閑亦多義囂者詩小雅十月之交無罪無辜讒口囂囂箋囂衆多兒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椽囂囂然淮南修務訓莫囂大心高注莫大也囂衆也主大衆之官是又左氏成十六年傳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又甚囂且塵上矣昭三年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囂並是人

衆喧闐不安之兒通作啓詩讒口囂囂釋文引韓詩作啓

啓說文啓衆口愁也又通作敖荀子強國篇百姓謹敖楊倓注謹喧譁也敖喧噪也敖卽傲之省借爾雅囂閑蓋兼閑暇衆多兩義

俾職也

爾雅釋言俾職也郭云使供職按俾虛職實於義不洽俾者比之假借也詩克順克比禮樂記作克順克俾是俾比通比者釋詁云弼棊備比輔也易亦云比輔也輔弼皆職官之義比亦通庀周禮春官大胥比樂官鄭大夫讀比爲庀廣韻比通作庀是庀者左襄十九年傳官庀其司庀府

庫庀刑器十年傳庀羣司杜注並云具也周禮大胥比樂官鄭大夫云具錄樂器庀亦訓具又左襄二十五年傳子木使庀賦注庀治也具治皆主職之義

梅枌注

釋木梅枌注云似杏實酢說者非之按此非原注也文選西都賦縱栝欂枌李注引爾雅曰梅枌郭璞曰枌木似水楊唐時郭注如此郭又注南山經云枌大木葉似桑音南今作楠爾雅以爲梅今本誤枌是郭不以爲似杏實酢矣今本係淺人所改

孔惠藏書

孔子壁中經其藏之者諸說不一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極藏尙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釋文叙錄云書凡百篇及秦禁學孔子未孫惠壁藏之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之並禮論語孝經隋書經籍志同愚按家語漢紀之言恐誤漢書孔光傳孔子之後七傳至順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安國延年皆以治尙書爲武帝博士若壁經爲襄所藏襄旣入漢及爲孝惠博士孝惠三年已除挾書之律未有不出而獻之者卽是孔鮒襄與鮒爲兄弟雖未入漢而

鮒藏書襄宜知之亦未有不出而獻之者即未獻之安國
襄之孫耳豈有不知其祖之所爲而待共王壞宅然後從
而得之哉於情事頗不合釋文隋志屬諸孔惠當出劉向
別錄康成六藝論等書是爲得之惠與鮒騰並世其所爲
二子不及知也

室中有竈說

古人之竈有在庖廚者亦有在室中者庖廚之竈所以炊
爨具食也室中之竈則設火以禦寒說苑刺奢篇云靈公
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
曰公衣狐裘坐熊席奧隅有竈是以不寒奧即與字爾雅

西南隅謂之奧釋文奧或作奧按孫炎作奧堯典正義引

孫炎注云室中隱奧之處也古奧奧多通用堯典厥民隩
文選蕭白馬賦注引鄭注云

奧內也禹貢四奧既宅前漢地理志作奧呂覽分職篇亦載其事奧隅作陬隅

陬隅即指奧隅也是古人天寒時於室之西南隅設竈置
火以禦寒矣以此準之他書尙多可据衛策云衛人迎新
婦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
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昏禮新婦至壻家大門外即下車
入升自階西入室此新婦方至門下車扶以入庖廚遠在
北堂之後無由見之是必室中之竈入門望見火盛故使
滅竈恐將失火焚屋夫婦禮成室中未有白竈尙存不遷

他處者其文係當時說士設辭取譬不必實有其事然足見平時室內有之也又莊子寓言陽子居南之沛至於梁其往也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遜席煬者遜竈未有君子舍於逆旅主人而入其嬰下者困學紀聞卷十引莊子逸篇仲尼讀春秋老子据竈觚而聽庖廚非讀書之地孔老豈相率入廚而肄業乎是必皆室中之竈矣置之奧隅者室中惟此至深密而不向風又尊者所常居耳但此竈必可常施亦可常徹非如廚竈一定不移說文炷行竈也炷炷也爾雅炷炷也惟可施可徹故竈能行炷炷卽此竈之名也小雅白華樵彼桑薪印烘于炷箋人之樵取彼

桑薪宜以炊饗饋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友

以燎於炷竈用炤事物而已按古人夜居於室不用膏燈燎薪於竈取明以炤物事與用燭同是確爲室中有竈之証而此竈可以禦寒亦以取明則不僅於嚴冬用之四時並可常設也其制据白華正義云炷者無釜之竈此竈上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按炊爨之竈爲上穿以置釜爲旁穿以納火無釜之竈則窳其上以置火而不爲旁穿形卑於竈以炤室則四壁皆明以煖身則四旁皆可坐人孔說當矣就竈煖身則謂之煬玉篇煬對火也廣韻煬向也

武王母弟

武王母弟八人首管叔次周公次蔡叔次曹叔次成叔次
霍叔次康叔次冉季史記管蔡世家之次也杜元凱注左
氏据襄二十四年傳富辰數文昭之國管蔡邲霍魯衛毛
邲部雍曹滕畢原鄧郇而認前八國爲武王母弟人數與
長幼之次於定四年傳蔡叔康叔之兄也云蔡叔周公兄
於五叔無官云五叔管叔鮮蔡叔度邲叔武霍叔處毛叔
聃二說不同近毛西河全謝山主史記閻百詩孔奭軒主
富辰所數而要無的證愚謂史公蓋據世本當以爲定富
辰不過隨口臚列有何倫次如毛叔必非太姒嫡出左氏
言五叔無官承上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邲季爲司空
而言謂五叔不爲卿也毛叔卽顧命之毛公以司空居三
公之一非無官者故王肅注云畢公毛公皆文王庶子可
知五叔中是曹叔又下文數周公之胤云凡蔣邢茅胙祭
而襄十二年傳則云邢凡蔣茅胙祭此不拘先後之明證
又坊記注云君陳周公子正義引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
次子君陳世守采地采地者周也周公次子封周與凡祭
並爲內諸侯春秋時周公與凡伯祭伯屢見經傳其爵是
上公而富辰又不數周閻孔據之誤矣至先秦兩漢人書
又多指管叔爲周公弟者如鄧析子無厚篇云周公誅管
蔡此於弟無厚也列女傳母儀篇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

數文王十子並先周公次管叔後漢樊儵傳周公誅弟注
云周公之弟管蔡二叔張衡傳旦獲譴於羣弟注成王立
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謗言傅子通玄篇云管叔蔡叔
弟也爲惡周公誅之凡此皆是然孟子云周公弟管叔兄
足以斷之趙注云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
兄也故望之此漢氏相傳之說朱子注已改從
史記又高誘注呂氏春秋察微篇云管叔周公弟蔡叔周公
兄如此則蔡叔並兄管叔矣書云管叔及其羣弟之謂何
此尤刺謬惟列子楊朱篇云周公誅兄放弟兄謂管弟謂
蔡與史記合
宰我不死田常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
耻之小司馬謂左氏無其事有關止字子我田闕爭寵子
我爲陳恒所殺字與宰我相涉因誤蘇子瞻據李斯之言
田常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遂殺簡公尤與左傳陳闕事
合本譌闕止爲宰我至史公其事並誤楊用修則謂斯去
宰子未遠當得其實宰子之死仇牧之類惟史公誣以作
亂爲非閭百詩又據洪容齋說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
堯舜等語似是夫子沒後所談未有師在而各出意見議
之無復質正者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愚按淮南人間
訓云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子二子甚相憎也君

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庭而弑簡公於朝全是左傳陳闞事宰我爲闞子我之誤更無可疑然韓非子云宰我不免於田常韓非李斯同學其事之誤屬宰子久矣史公亦誤據諸子耳因慨宰子生平以短喪晝寢諸事爲後世口實史公復以大節誣之聖門高弟乃遭此不幸愚謂卽短喪晝寢亦未足爲宰子詬病當時七十子受裁於孔子者不知幾入歧途幾經指斥而後能無乖大義特其事不具傳耳其能循序漸進不涉障蔽者惟顏閔冉庶幾焉宰子之學孟子稱其知足以知聖人較游夏顓孫於夫子沒後乃欲重事有子爲知聖人有不到處其造就出三子上可知孟子已論定矣後人更何所置喙哉

曾子不出妻

孔子三世出妻檀弓之誣先正己言之矣家語又載曾子以其妻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藜烝小物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此說亦誣之甚不熟小事亦常事本不應出曾子儻虞其後奚不可待大事不用命而後出之焉有大賢身自廢禮而踰七出之條如

是乃更以強辭對人者據漢書王吉傳子駿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如淳引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再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今外傳逸此文然則曾子早喪妻不再娶耳漢人說因有傳會爲出妻不再娶者王子雍偽撰家語采獲之過不宜輕信以誣大賢

讀孫淵如魏三體石經遺字考

隸續所收魏石經遺字概目爲左傳予向讀其書茫如也近得孫氏所考本就其中析出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殘字其爲春秋者乃桓莊宣襄經文間有左氏耳傳殘缺罕成句者皆爲考其文當何處各舉經語証之又訂其字體傳譌令瞭然可讀乃恍然釋前此之疑然亦有不_{能盡正者如友作𠂔不如古文韻引作𠂔爲是爻並書於上而加百足証說文古文𠂔與習相混之誤庶作歷不如汗簡引作𠂔爲是說文𠂔𠂔並古文𠂔𠂔從𠂔石經從𠂔𠂔𠂔即𠂔之異者移𠂔於上而炎省作火也閔作𠂔据說文閔古文𠂔從思從古文民聲則此原是𠂔汗簡引作𠂔亦譌季作𠂔從土誤季古聲在真諳等韻蓋別從壬聲與從干聲一也則此元是𠂔𠂔作𠂔不可識汗簡作𠂔蓋本作𠂔說文狄從犬夷省聲此從夷不省右即犬之古文別體}

說文狀古文勑右卽犬也可証又石經體例凡一文叠見
惟作一形其有參互不齊者則必有一誤桓公十七年經
葬蔡桓侯葬作𦵏從竹汗簡作艸是葬從死在艸中一以
薦之石經從古文死增月聲後襄九年經葬我小君穆姜
作𦵏是月脫壞艸亦誤竹宣十四年經公孫歸父會齊侯
於穀歸作𦵏之者是之省體許君是部古文多如此說文
歸從止從婦省自聲此易止爲是自橫作之下文師亦作榮蓋從
婦省追聲爲林罕小說所本見郡齋讀書志後十五年鄭伯姬來
歸作𦵏似𦵏非𦵏似𦵏非𦵏知脫是旁宣四年經季孫行
父卒作𦵏是也後十四年曹伯壽卒作𦵏下誤不可識襄

七年經衛侯使孫林父來聘父作𦵏是也而公孫歸父父

作𦵏誤增一橫凡此孫氏未及勘改者至民獻有十夫民
作𦵏孫注云隸續作𦵏今訂正訂正則當作𦵏下非德于
民之中隸續作𦵏依說文訂作𦵏是也此仍不改考翼不
可征征隸續作𦵏延字也說文延正字征或體孫注云汗
簡引作𦵏小異而正文乃書作𦵏並由寫誤淵如此考寄
顧氏廣圻刊板或誤在顧氏耳大校石經古文半與說文
同半與說文異卽異者意俱不遠故凡有誤字可舉說文
正之此足見邯鄲淳與許君同傳古文淵源莫二視汗簡
已下言古文家雜采漢魏而降凡造俗體野書以炫耀於

世而強誣爲出於三代已前此考其形於六書多莫從究
詰者其真僞不可同年語矣雖三體僅存八百餘文而古
文尙居三之一汗簡所載又頗溢於隸續數十百文合而
觀之猶幸可得其萬一也

舅

妻之昆弟爲甥見爾雅妻之昆弟曰外甥見釋名按楚策
載春申君進李園之女弟於考烈王王以李園女弟立爲
王后朱英謂春申君曰李園王之舅也則妻之昆弟古亦
稱舅

環沂邑大半皆山其大者卽周禮之東鎮沂山也巍然峙
於邑之北其東北西北西南一帶皆層巒疊嶂山石确磴
鮮有沃土又沂沭兩大水皆出邑境沭水經沂境百餘里
卽人莒州境沂水自沂河頭發源起至邑之葛溝莊止曲
折經行於邑境者幾四百里焉每遇夏秋之間濱兩水之
左右岸居者歲歲苦澇甚且漂溺畜產室廬人有其魚之
慮以故沂境雖遼濶則壤成賦之地甚少其風俗又風者
連阡陌貧者無立錫又不善治生產於是富者亦貧貧者
乃益貧夫禮義生於富足民無恒產因無恒心無怪地方
日以多事而風俗亦因之不古也余於癸丑春攝邑事凡

七閱月而得代簿書鞅掌足跡遍於四鄉余旣憫邑人之不善謀生而又慮風俗之不能還淳因於足之所經必召其秀者與其父老勤勤諮詢邑人旣喜余之質又樂余之寬故問無不言言無不詳余皆心焉誌之回憶鄉居時好讀農桑書亦時有所得大要不外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四語沂之民往往與是四語相反余旣與沂民習因以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證之載籍考之沂邑之風土人情有可以藥其因而厚其俗者輒筆之於冊顏曰沂水桑麻話蓋在沂言沂也若泛論農桑則農家者流其書亦何嘗不汗牛充棟又何俟余之披拾也哉

沂多山山必有場種梓櫛以養山蠶歲出山繭山網無算西客皆來販賣設經紀以抽稅歲入數千金焉東門外山網會館爲山網客公會之所頗壯麗可觀可想見當日網行之盛近則小民貪目前之利伐其樹以助薪創其根以爲炭無山不童而山蠶之利在官在民皆不及昔之十一二沂在羣山中糧粒不能致遠惟賴此項爲生財之大宗今此項一廢非復昔日之殷富矣

沂旣多山山必有水有源者十之五六皆冬春不斷流無源者十之四五惟夏秋之間承受山水其有源者類在山中誠能屈曲引之使勿遽就下凡山麓原隰之地皆可倣

南方開水田以種稻既可以得水之利又可以免山水驟發時沖淤低地之患計不出此任其勢若建瓴一洩無餘殊為可惜

兩山之間謂之峪峪必有平地數頃或數十頃不等又有山泉溪澗以資灌溉其風景與南方無殊誠得留心民事者為之修水利講農事沂民之生計不患其不饒

邑民多種蘋果成熟時正直沂河水漲可以出水路直往南販賣獲利者不少

近日山陽椴櫟樹幾伐盡育蠶者甚少亦間有種桑者惟不知種植之法只有樹桑並無田桑又北地較寒樹桑發葉甚遲往往蠶出無桑故育蠶者率同兒戲以柳筐盛之

甚不如法利益亦微然亦間有收絲一二百兩者有雙絲絹其佳者類紡綢價亦不廉惜業此者尚少耳綢行雖壞繭行尚可觀每至繭成時各集賣繭堆積如阜間有貴州客來販買然亦祇有昔之十二三矣

邑民不知種桑近有種植者皆自臨朐倩人來種亦不甚如法予以南方田桑之法詳細告之其父老甚喜求以所告者刊本會瓜代不果

蠶初出桑葉苦不足地內出一種草葉長而厚一草四五葉皆貼地生名曰地桑三月杪采之云可以飼蠶此予在

莒州目擊者莒沂接壤想亦有此草也北方寒桑葉甚遲
此草大有益於蠶事

秋後桑葉經微霜甚肥嫩士人采以為茹據云可以攪小
豆腐柳樹初發嫩芽亦掇以為茹榆錢榆葉食者尤多亦
可見業園圃者甚少矣

種豆者豆將熟時必盡
掇其葉以攪小豆腐

沂河入夏水勢平槽數百石糧食船可以直入運河每年
皆有糧客自南來販買沂邑木植甚賤若廣造船隻不惟
糧食可運往南方販賣一切土產如柿餅核桃梨棗落花
生醃酒豆油豆餅之類皆可販運每年頻果皆運往南方
可以類推其船回頭又載南貨回沂此無窮之利惜北人

不知水利有此名水徒受其漲溢之害不獲其利濟之功
良可嘆也誠能修舟楫之利葛溝集為第一馬頭界湖第
二縣城第三葛莊第四東里店第五中莊第六燕子崖第
七南麻第八每歲四月開運九月底歸埠以冬春兩季處
處有橋梁恐有阻滯也如此辦理則沂將為一都會西通
蒙陰北通臨朐博山百貨流通利濟良非淺鮮也

沂邑木植甚賤嘗見柏樹長丈餘粗一兩圍者不過值錢
六七百文若於近河之地置木廠收買於夏秋之時編筏
南運即近在蘭郟售賣獲利亦不少也

東里店北有水碾一座碾榆皮為業

用為線
香者

土名榆皮疑

卽地榆也歲入租價不貲工費亦鉅宜於有源山水處所
多設水碾水磴可省人工不少

沂邑地非不足特苦磽瘠其俗又廣種薄收

北方大抵皆廣種薄收沂

爲尤甚

窮戶恒苦無牛一夫輟耕四五十畝人力旣不能精

糞力又薄就使歲歲豐稔不過畝收數斗僅敷食用一遇
旱澇則流離死亡不堪言狀每一念及不禁惻然種植之
法宜精不宜多一人之工夫有限與其枉用於不毛之地
收成亦屬有限曷若專注於數畝恒產中耕耨耘穫皆及
時從事一無苟且又勤勤積糞所收必倍就使家有餘田
甯可少種一季倣古人易田之法以舒地力

山場既壞小民不知大計有山必開地卽磽确坡陀亦必
多方開種最爲害事山水甚驟賴有草根護持不致淤刷
一經開種則木山之沙土隨水而下近山之地先受其害
久而山河盡淤山水暴漲勢不能容必將橫決平原近河
之地無不受其害官私皆宜設厲禁斷不可姑容保全當
不少也

沂邑集場甚多著名者三十餘處尙有義集小集不計其
數通工易事莫便於趕集若無事趕集微論易滋事也一
人入集必不能枵腹終朝數日一集亦不能徒手而歸爲
家長者各宜約束其子弟總以少趕集爲要每集必到者

除工商買賣人外其人可想而知矣

沂之燒鍋約有二百餘口每口約用糧粒百餘石計歲耗糧粒數萬石他屬燒鍋尙有多於是者而地方不受其害以其酒能行遠或在通都大邑雖曰耗糧獲利尙厚也沂則以數萬石糧粒徒供本地之人一醉於朝夕兩餐仍不能稍減大可惜也且鄉愚無知往往大案皆由於酒後尤爲可嘆是在長民者無貪小利若驟行嚴禁勢必不能宜仿都中戲樓法准其日減不准日增亦去火抽薪之一說也

民間好種菸葉必擇肥地用十成糞一畝之入值數十千焉次年種麥其糞之餘力猶可倍收夫糞多而力勤者爲

上農但使不惜工本皆可倍收豈第種菸然哉種菸之利

沂民胥知一時誠難驟更凡種地者皆能如種菸則穀不

可勝食雖遇歉年不致爲災矣民間有地百十畝必招佃

種名曰覓漢多係南縣流民

俗謂蘭費爲南縣臨博爲北縣

流民無以爲

生土著者喜其勤謹撥田與種久而流民之室家亦來就食通工易事雖有古人任卹之風無如生聚日多地土日狹種山開荒大抵皆此輩階之厲也又中人家必有飯婦針工家人安坐而食旣不能各盡其力外僱之人除身工食用外侵漁走漏皆所不免懈怠成風勿怪貧者益貧

而富者亦日貧也

民間不善積糞故膏腴之地水旱時若猶可豐收至於瘠壤雖收亦僅矣積糞之法養生口爲上老幼勤勤撿拾爲次若有坑汪尤宜漚糞惟北方多用乾糞若將所漚之糞攪土曝乾上地亦佳總之勤儉爲居家要法勤則有餘力儉則有餘財好處不可殫述積糞特其一端耳

沂俗家有地數十畝往往無牛以不善積穀歲稍歉卽賣牛盜竊又多其弊皆由於不禁殺牛夫殺牛者盜牛者之

窩也賣牛者亦取其易於成交

牝畜例不能質當上集賣又須經紀牙行故願賣於屠

夫中人之產買一牛甚難賣一牛甚易必待官司設厲

禁則盤查實爲利藪是在民間自行禁止有犯則告官嚴

究無人殺牛則竊者無處銷贓賣者亦難於售主矣

南鄉做泉莊居民數百戶盡以績麻爲業合莊無一窮戶東里店居民善種菸葉地方亦頗殷富可見自然之利本屬無窮苟善於謀生無不足之民也

沂境遼濶地土不少跬步皆山成熟之地不能一則除膏

腴平壤種植如法外其餘類不得法茲特爲一一拈出

坡地俗謂平壤兩年三收初次種麥麥後種豆豆後種蜀

黍穀子黍稷等穀皆與他處無異惟鋤芸欠工夫糞力又少故收成較薄不知多鋤一次多糞一次卽可多收數分

地土決不負人蜀黍地尤為蕪穢禾苗尙未成熟草萊已
叢生其間雖有肥地如何能望豐收

澇地俗謂汚下之地為澇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惟大秋概種稔子

形如稗子此禾性耐水且易熟不費工本民間食穀大半
莒沂最多皆此甚合土宜麥後亦種豆雨水微多顆粒無收徒費工

本沂俗有種稻者原係秋禾然南方有晚稻夏至始種似

此等澇地麥後亦可播種收成雖薄較之種豆終可望收

也稻皆旱種其種植之法與北方種他穀同非南方水稻也

窪地較澇地尤下常有積水遇旱年涸出始可播種不過種麥

一季或蜀黍一季耳此等地全賴人力與其十年九荒莫

如擇最下之區挑深為塘以洩積水近塘皆種葦葦之處最多

一穗值一挑出之土就以培稍窪之地地既墊高水又有

二丈不等所歸年年可種矣特小民不知大計難於謀始是在有心

人善為督勸也

汪坑冬春皆有水可種蓮蕩花實根葉無一不可得厚值

城東北有莊名沂杭蓮塘彌望雜以蘆葦此莊最為殷富

南鄉之蘇村亦有種蓮蕩者類皆小康之家其餘汪坑甚

多棄而不種甚為可惜

園畦有水之地始種園畦沂俗競種菸葉業園圃者甚少勸民多種

園圃民間菜蔬自多且業園圃者終日勤劬可戢游惰之

風有水處宜種靛即大藍畝可獲錢數十千近城市處種蔬

瓜瓠茄豆如扁豆刀豆之類不惟可蔬且可代糧也

沙地宜種長生果蒙陰種者甚多沂水尙少此物雖不可

以為飯用以打油不次於豆也又宜種薯蕷俗名地瓜民間亦

有種者藏以地窖不能過二月不知此物可切作小塊晒

乾收藏次年和糧食為粥可以省穀且甚宜人種之亦不

費工本不可以不多種也此物易種易生水旱冰雹均不

能傷南人有晒乾築牆以備荒者常年充民食亦與米麥

同功非尋常瓜果比也沙地亦有宜木棉者沂不務紡織

布疋甚貴以種棉者甚少也宜相地多種教以紡織布疋

自可足用也

石田地內盡小石子雖出糧食收成甚薄宜於耕地後效

種長生果法以竹篩篩之一畝不過費三四工以後永食

其利何憚而不為也

嶺地本屬荒山不宜五穀近來貪利愚民沿山開墾法宜

嚴禁其稍稍能蓄留水澤遇山水漲發亦不甚壞事者亦

只宜種包穀東省名棒子沂邑名玉米取其易於成熟亦不大需糞力

也

山場從前皆種梓櫟近已刨挖淨盡雖種雜穀一遇旱年

顆粒不收雨水稍多之年又冲刷為患不若仍舊種樹不

惟梓櫛山桑可益蠶事凡松柏楸栗相其土宜在在可種
既可以落實取材又可以保護山脈不致冲淤田地其利
甚溥是在良有司實力勸戒

以上各條皆目見耳聞訪之賢父老雖未必盡合機宜
可採者當亦不少余攝篆數月正值多事之秋加以才
力淺劣雖心知其故不能為邑人謀興除之方余負邑
人多矣爰以所記憶者隨筆書之以俟諸異日焉

鍾氏續譜

光緒癸未仲冬潘鍾瑞署檢

吳縣潘氏湧喜齋瑣版

劉氏遺箸敘

亡友劉辰孫明經工詩詞善畫喜談金石而尤精於音韻之學桂林龍翰臣方伯箸古韻通說一書其門下士興縣薛覲唐中丞備兵蘇松時謀刻之而屬校於明經龍氏之書原本顧氏炎武江氏永段氏王裁諸家之論而折其衷自謂集古韻之學之大成而明經指其疏舛別爲札記一卷附後中丞以眎臨川李小湖廷尉廷尉讀札記獨歎爲絕倫則明經之韻學可知也先是予屢勸明經箸書明經執前人箸書忌早之說必俟年逾六十乃遭亂流離旅歿上海惜哉身後搜諸其家得中州

劉氏遺箸

敘

一

切音譜贅論一冊爲度曲家正譌予不嫻詞曲姑置之別得袁軒瑣綴若干條及他有關韻學之文刻爲劉氏碎金十年矣長洲潘麐生博士今詞曲家也亦與辰孫善曾錄切音贅論副本藏之光緒癸未博士族弟伯寅尚書奉諱旋里方有叢書之刻取劉氏碎金切音贅論及予向藏其雜文數首統名曰劉氏遺箸付諸梓人間序於予予謂文人窮而在下無所事則思箸書以垂後世而身歿未幾飽於蠹腹墮於績筐者比比也卽不然得一二後死校而刊之而一卷兩卷之書勢亦不能行遠必合數十人之著作都爲一大部則傳世較易此叢

書之刻所以有功於闡幽尤大也雖九京不作而長逝者魂魄當有感而隕涕者矣蠹隱老人雷浚時在癸未十月年七十

不合遂舉古人有韻之文但謂之通叶又或專據古人韻緩之說以自安使古人誠不務諧陽何取用韻而求之條理固自秩然也古音自亭林顧氏始大暢厥旨後如慎修江氏懋堂段氏分析諸部遞益嚴密近諸家古家互有移併然或過於求密致失之拘甚至古人用韻有不合其部分者輒畧而弗言以曲金已說始固由經典以求古音究將執其所謂古音以局古人此持自

音與與當音風而則音矣齒創昔人雷與胡奇癸未
書之陵浪以育也然聞幽次大出觀大京不於而昇發

十月平十十

劉氏遺著

吳縣劉禧延

古人聲音文字相因而生後代流變漸有岐異執今音以徵古訓猶之拘隸變而論篆籀其不合者多矣因其不合遂舉古人有韻之文但謂之通叶又或專據古人韻緩之說以自安使古人誠不務諧暢何取用韻循而求之條理固自秩然也古音自亭林顧氏始大暢厥愔後如慎修江氏懋堂段氏分析諸部遞益嚴密近諸攷古家互有移併然或過於求密致失之拘甚至古人用韻有不合其部分者輒畧而弗言以曲全己說始固由經典以求古音究將執其所謂古音以局古人此特自

劉氏遺著

爲一家之說於古人未必盡合也且論古音者多言音
轉或概以雙聲例之然古人音轉其清濁輕重頗與今
異說文東動也錢宮詹謂古人讀動如董周禮注震動
作振董東動同聲爲訓又毒厚也段大令謂毒與竺
篤同音通用書微子天毒降災史記作天篤漢書張騫
傳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
天篤古今人表簡狄作簡邊師古曰邊吐歷反是古人
通讀定母作端母音伏與偏通此錢氏所謂輕唇音古
讀重唇也攷工記不伏其轅注故書伏作偃書於變時
雍後漢孔宙碑作於卞方讀作旁如方鳩說文作旁速
方施新序作旁施是非母讀邦母又與並母通說文荆
齊斷也士喪禮馬不齊髦注齊剪也齊剪同聲爲訓周
禮注不踐其類踐音翦禮記弗身踐也踐讀爲翦論語
無所取材鄭云一說材讀曰哉漢書兒寬傳統楫羣元
臣瓚曰楫當作輯師古曰輯楫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楫
五端是也劉屈氂傳又發輯濯士元后傳輯濯越歌皆
以輯濯爲楫濯是古人通讀從母如精母音說文口回
也象形兼聲訓韓非子自營曰么亦作自環營謂回繞

之也又劉向傳營或耳目毛詩聊樂我員韓詩員作魂
說文法讀若混法云或作渾渾是古人匣喻二母無別
漢書賈誼傳大譴大何師古曰何問也蓋夫不辨本音
卽訶問之訶是匣母又或作曉母讀也
之轉懸揣而言雙聲固無足據若泥等韻字母所分別
以定古人音轉又必有扞格不相入者桂林龍翰臣方
伯纂古韻通說蒼萃諸家衷於一是義例精詳嚴其所
以分而終表其所以合不爲傳會亦不涉拘墟自謂古
韻之學之大成非過論也廉訪薛觀唐先生爲方伯門
下士謬聞禧延粗攷聲音之學委以讎校妄憑凡見隨
筆條綴閒有辨疑聊相參證去其繁瑣者通存若干條
別爲札記附錄卷末自知疏謬正多尙期博雅君子教

正之咸豐九年秋八月 古韻通說跋

垂詢聲韻之學僕一知半解未必有當於大雅猶就所見言之舊韻分析為部二百有六自有條理後來併省乃多未安至通韻之說竊以為用者每每岐誤曾見國初人陽唐韻中有用城字作長字音者不知城字不可入陽唐非如明行京橫庚之古音若茫行姜黃岡也此類尚多姑舉數字論之見顧亭林先生詩陽韻通古則無一誤故僕以為不明古音不得輕用非謂古詩不可用通韻也雨露係通部疊韻非雙聲雙聲皆同母亂離消息之類是也蕪沒則類隔雙聲蕪方言讀如模與沒如一母不

律之為筆蒺藜之為茨不與筆雙聲律與筆疊韻蒺藜與茨雙聲藜與茨疊韻術術為術亦然術即巷字古音巷如閩俗音誤術為弄反切者上字取雙聲下字取疊韻兩字切而成音如上所云可推也方隅之見敢質高明或不以為大謬歟 荅袁春巢書

一字數音如善善惡惡之類當由魏晉以來經師訓詁就文生義定以音讀使學者識別因以疏明文義耳其後展轉相承類例繁多古人制為文字初不如此瑣屑然必重加詆訛以為過拘彼疏陋者又便於自匿矣 以下表軒瑣綴

入聲分配論古音者一說論今音者又一說就古音言
經典轉讀及文字偏旁灼然可據就今音言本音捷轉
確如入聲試令急讀鍾必成燭音急讀江必成覺音卽
廣韻分部首字音相質者十之六亦其明驗大抵時代
轉移聲音必多變異古人所讀本字旣異今人其通轉
之音亦必不合執今讀本音使入聲之通轉如古所讀
入聲反不如本讀入聲之徑便亦勢使然也
漢書律厯志乾之九三萬物棣通孟康曰棣謂通意也
師古曰棣音替按泰亦訓通棣音替轉讀卽爲泰棣通
泰通一也

禮樂志神奄留臨須搖晉灼曰須搖須臾也搖與聲之
傳英布傳踰謂布何苦而反師古曰踰讀曰遙趙充國
傳兵難踰度鄭氏曰踰遙也三輔言也師古曰踰讀曰
遙陳湯傳踰集都賴如淳曰踰遠也遠集郅支都賴水
上也師古曰踰讀曰遙

楚元王傳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巨嫂
食應劭曰巨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壻爲巨壻巨空
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巨大也長嫂稱也晉灼曰禮
謂大婦爲冢婦晉蓋以冢訓巨師古曰史記巨作巨巨皆大
也張晉二說其義得之按息夫躬傳躬歸國未有第宅

寄居巨亭張晏曰巨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巨空也與巨媵訓空正同巨空聲之轉史記作巨或又一義霍去病傳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輦允之士服虔曰輦音熏輦允熏鬻也堯時曰熏鬻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師古曰輦字與熏同鬻音戈六反按輦允熏鬻獫狁實一名而聲轉耳匈奴亦與熏獫音相近

司馬相如傳嬰姍勃窣上金隄師古曰嬰姍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嬰音盤姍音先安反窣音先忽反又便姍婆肩與世殊服師古曰言其行步安詳容服絕異也便音步干反姍音先嬰音步結反嬰姍勃窣便姍婆肩

二字名疊韻嬰勃姍窣便嬰姍肩隔字皆雙聲

司馬相如傳放散畔岸驥以孱顏師古曰畔岸自縱之貌也驥舉也孱顏不齊也按字書旁視曰睥睨與畔岸聲相近齧齟齒不齊也亦從孱顏生義若崔巍嵯峨嶮崿咀晤巉嶮嶮嶮嶮嶮之類皆聲之轉也又槎枒參差貌叔初加切聲訓亦相近

東方朔傳卽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狎呶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狎呶牙者兩犬爭也師古曰齟音側加

反又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亞音烏加反狝
音五伊反吽音五侯反伊優亞狝吽牙竝雙聲伊狝優
吽亞牙竝疊韻齟古音如菹亞古音如汚牙古音如吾
塗當讀如徒顏注从今音讀耳
叙傳盍孟晉以迨羣兮服虔曰孟勉也晉進也孟勉聲
之轉

後漢書馬援傳更爲援制都布單衣注東觀記都作荅
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都荅聲
之轉蓋方言之別

方術傳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注取遺謂信不信也

按取遺猶言棄取去取耳遺棄去皆聲之轉

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也茲之謂
年猶言載也載茲聲之轉

水經注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音屈茨也故延
城矣龜茲一音邱慈邱慈屈茨聲之轉

玉篇伴蒲滿切侶也又蒲旦切詩云無然伴換伴換猶
跋扈也按毛詩伴換作吽援鄭箋吽援猶跋扈也陸德
明釋文援鄭音胡喚反是鄭讀援如換伴換跋扈聲之
轉

樂曲有昔昔鹽阿鵲鹽滿座鹽歸國鹽刮骨鹽等名蓋

行引音訛爲鹽耳說見容齋隨筆今詞調有歸國謠謠
或作遙亦鹽聲之轉刮骨與歸國聲近殆一名訛別爲
二也

老學菴筆記故都里巷間謂十爲謔蓋語急則以平聲
呼之耳白傅詩紅闌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宮詞三十六
所春宮館則詩家亦以十爲謔矣又世多言樂天用相
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
也老杜恰是春風相欺得亦從俗聲讀乃不失律又白
詩四十著緋軍司馬及一爲州司馬此音司字作入聲
讀按杜牧之南朝四百八十寺十亦作平聲今北人讀
作繩知切

唐人詩中異讀字如樂天坐依桃葉妓依自注烏皆反
人道最天斜天自注伊邪反歸來無淚可霑巾可自注
可紇反咸安公主號可敦遠爲可汗頻奏論上可字自
注胡賈反下可字自注音克可汗讀
如克韓當時綺季不請錢
請自注平聲廣韻下平十四清
請疾盈切受也雪擺胡騰衫胡自注音
鶻金屏琵琶槽燕姬酌蒲桃況對東谿野枇杷琵琶
皆作入聲今吳語蒲桃
杷亦作入聲李長吉請上琵琶弦琵琶亦作
入聲聲急則平如入聲緩則入如平陸乃云語急則以
平聲呼之何邪

潛邱劄記甯老云詩儀字凡十見皆音牛何反按相鼠

詩儀與皮爲叶東山詩儀與縉叶斯干詩儀與議罹叶
若讀爲延知切似亦未爲不可以上皆閻氏不講音學
故猶爲此說皮古音如婆爲古音近譌議讀如俄縉離
罹皆讀如羅儀作牛何反正合且閻氏讀儀爲延知切
猶沿土音儀讀如移之譌而儀之正音并不之知也其與
戴唐器書論字音
謂辯音臉尤混

右劉氏碎金十九則

劉氏遺著

吳縣劉禧延

中州切音譜贅論

切音之學讀書者每每不知或淺視而譏株守或畏難
而歎望洋以至習見之字啟口多譌其粗涉訓詁侈談
古音者甚或以爲瑣屑而微茫之辨終屬渾淪審音識
字度曲家無足比數矣而猶知掇拾其緒餘未始非迷
津一筏也庚子辛丑歲知交中有講求音律因以中州
韻相質者往復辨析於出音收音之法不厭其詳論列
既多略具原委乃哀次爲是編名曰中州切音譜
等韻字母本三十六然方音互有異同中州音呼疑母

劉氏遺著

多作喻母吳音則疑喻顯分兩呼昂呼疑如喻如喞作容
危作爲魚作余吾作胡清音歎作孩清音杭清音銀作寅頤作
云作寒清音頑作還清音顏作閑清音利作丸言作
焉作袁敖作豪清音堯作遙鵝作河清音牙作震清
音迎作盈蕩作后清音牛作尤吟作淫巖作咸清音嚴
音通而爲一然吳音亦間有沿之者脣音之奉微喉音
之匣喻吳音清濁不分中州音則截然各異且北人呼
微母混作喻母吳人土音又歸明母微明類隔猶不甚
遠至呼日母竟作疑母此類豈得以本音繩之喻如忘
作王微作爲無作胡清音文作渾清音萬作思清音物
作活清音襪作滑清音之類呼微如明如忘作茫微作
迷無作模文作門萬作慢物作未襪作陌滑切之類呼
日如疑如絨作疑容切讓作仰去聲兒作倪人作銀饒
作疑搖切任作吟染作儼日作逆入是編先從中州音
作炭肉作玉翁作虐熱作業之類入

作切疑母字本音注明於下吳人土音日母實作泥母
疑母故日母之作泥母與疑母一但呼泥母齊齒字一如
母宇多有轉音入泥母者穠音茸而轉音濃甄音穠而
轉音穠而轉音奴侯切煥音輒而轉音煖去聲又去聲穠
儒而轉音奴侯切煥音輒而轉音煖去聲又去聲穠
音饒而轉音周內音蹂而轉音呢柑音熱而轉音南鯁
音肉而轉音狙和音日而轉音呢茶音熱而轉音南鯁
爲籥又爾轉音狙和音日而轉音呢茶音熱而轉音南鯁
音讀作念其他以文字偏旁而轉音如此者尤不可枚
舉然則如尖音之讀日母作泥母在昔已然矣
北人呼平聲有陰陽而上去無陰陽入聲分隸三聲陰
入聲隸上聲陽入全濁者隸平叶如陰平次濁者隸去
叶如陰去是不復分平上去入四聲別爲陰平陽平上
去四聲以至馬氏等韻刪併字母凡全濁音一概省去

併羣於溪併定於透併並於滂併奉於敷併從邪於清
心併牀禪於穿審併匣於曉其併喻於影則次濁音也
平上去入之外別目陽平聲曰全聲意欲簡盡實則狃
於土音不可為訓李氏音鑑亦沿其謬不復知上去入
有陰陽以之讀一方之音則可以之讀天下之音則隔
室難通矣

字母中惟影喻二母字至純至清乃字之元音轉喉間
卽有此音如小兒初生其啼聲開口則為阿阿呼如吳
字今北人有此音合口則為哇合口俗稱滿口及學語則啞啞作聲皆
此母也蓋聲之初起虛則為影喻二母音影細而喻稍
洪由虛而實為見母端母音稍縱為曉匣溪羣透定諸

母音漸而推之則音淺廣矣人聲始發於喉由喉而舌
聲盡矣而餘聲還入喉中總之凡字之餘音終歸影喻故歌者搖曳
其聲而使之長亦惟此音而已此類音及古韻發明等
書皆以此為先聲也

北音與吳音輕重不同北音呼陰平如吳音陰上聲陽
平如吳音陰平聲上聲陰陽無別概如吳音陰去聲去
聲亦陰陽無別概如吳音陽去聲入聲則陰陽概叶三
聲之陰聲今卽唱北曲者亦不從此蓋已別為崑腔之
北音而非真北音前明江右魏良輔於南曲改舊唱法
別為水磨調以良輔時方寓崑故謂
之崑腔後并北曲亦流入崑腔而舊時唱法俱不復存矣則統曰中州音而已卽就

中州音論呼陰平陰去與吳音無分高下吳音陽平則如中州音陽去蓋中州音陽去獨呼一字猶與吳音近連上字呼亦猶獨呼之音連下字並呼則近吳音陽平若中州音陽平與吳音相混則非平聲而竟去聲矣至呼中州音上聲易混陰平此聲宜向上挑起稍一轉折便似去聲故欲呼正者反似近乎陰平若全濁音中原音韻已移入去聲亦勢之不得不然雖南曲唱去聲多高腔唱上聲多低腔固顯有徑庭實則上聲極難穩順特習焉不察耳。四聲唱法吳江徐靈胎樂府傳聲論之最詳周德清中原音韻上去聲不分配陰陽蓋其時演唱院

本上去聲陰陽本無辨別推而論之知初行南曲并入聲之本音猶然未分界限也。此即以方音論不但北人如上去聲已陰陽無別入聲亦然後人輯韻更分清陰陽毫不相混一如平聲之例今皆從之若復用周德清舊音轉必駭聽矣去入聲陰陽呼之俱易分明獨上聲陰陽最難顯分界限即了然於心亦未必了然於口其陽聲清者。指次呼濁言之似近陰聲濁音。指全濁言又似近乎陽去故中原音韻於全濁音多歸入去聲中州全韻仍之去聲則有區別上聲亦未即劃然分出也近虞山周少霞始分定陰陽而字音仍多蒙混是編庶免此失矣。

國初錢唐毛稚黃謂曲韻平去入俱有陰陽而上聲無陰陽必謂上聲有陰陽支離矯強必為韻禍夫名物象數奇必有耦音以類從平去入俱有陰陽何獨上聲無陰陽若止純清次清無次濁全濁純清次清陰也次濁全濁陽也則音缺而不全上聲一類僅得為音之餘聞不足以配平去入而為四矣因上聲仍沿俗讀混而莫辨遂率臆輕為此說此真支離矯強為韻禍之甚者也

切音者上字用雙聲下字用疊韻然古人用雙聲止取同母字而四呼不分用疊韻止取本韻字而不拘清濁輕重國初吳江潘次耕作類音即用同呼字作切開

口字用開口音齊齒字用齊齒音合口撮口字用合口

撮口音其二十四類圖譜專用影母字分四等呼法蓋

此音至輕至清呼之一似字尾所曳之餘音華嚴演唱

一音疊十三字皆此音也言等韻者先止有開口合口

于開口中析其一曰齊齒于合口中析其一曰撮口此法最為徑捷但其切音好

用僻字檢閱為難近太倉沈苑賓韻學驪珠以中州全

韻為底本參以中原音韻洪武正韻其切音又加明顯

總之上音用同呼字下音用本韻影喻二母字相摩而

合成一音呼之者固讀二字之音聽之者止覺為一字

之音譬如畫家和色胭脂入花青則成紫色藤黃入花

青則成綠色未入之先紅黃與青各為一色及兩色相攙則但成一色不復辨其為本兩色矣是編切音從苑賓本者十之五六其有未純者略加更定人第卽所切呼之當無不迎刃而解也。

中原音韻原十九部後人於齊微魚模中分出兩部以微與灰魚與模顯分兩音也然就北音論之飛讀弗威切肥讀佛韋切皮讀如裴音脣微讀如為音混魚模則書讀叔烏切朱讀竹烏切樗讀觸烏切除讀逐乎切音齒此類不可枚舉北音本如是故不必分也各析為二固合於南音而北音之真失矣是編不更立部目以存舊

本之真分配微與灰魚與模界限仍自明劃其法庶為兩盡云。

前人製曲用韻錯雜者不必論其或南曲用韻從寬支思齊微同用寒刪桓歡先天同用家麻車遮同用監咸廉纖同用似從詞韻之例其意蓋謂中原音韻專為北曲而設南曲用之近乎拘隘然今南曲所讀之音其部分與中原音韻無甚判別獨用韻合併其音終涉兩歧於中原音韻合者分之齊微魚模分之固從嚴密矣或又於舊所分者改而合之豈非彼此乖違乎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別係彈唱院本元人雜劇亦仍院本之名而非其舊其用韻之寬

猶是詞例。至元人變為雜劇，而部分始嚴作北曲者，更不得以董西廂藉口也。

中原音韻部目一東鍾至十九廉纖各以二字標出，如

江陽皆來真文蕭豪家麻侵尋監咸俱上字從陰，下字

從陽。他部或統用陰聲。東鍾支思先天或概從陽聲。齊

魚模尤侯或陰陽倒置。寒山桓歡廉纖後人訾其不能一律，不知德

清分部其標目從舊韻出者居多。東江陽支齊微魚真

文寒先蕭豪歌麻庚青尤侵咸明見通行韻書固不必

論。即如鍾模皆桓。禮部韻畧避欽宗諱改桓為歡山戈侯廣韻中本有

此目，非盡自立也。且詞家有綠裴軒詞韻。此書部分實曲韻也亦

分十九部。如東紅邦陽其目大同小異，不分配陰陽，未

為不善。即分配陰陽亦不得為盡善。此雖無與韻書之

得失而終不可不知其所自來。是編部目一仍周本，亦

所以還舊觀也。

東鍾 此韻及江陽係次鼻音。庚青則正鼻音。字音半

入鼻中為次鼻音。字音全入鼻中為正鼻音。前明沈君

徵收音訣云：曲度庚青急轉鼻音，江陽東鍾緩入鼻中。

明乎收音有緩急，鼻音正次之分了然矣。沈苑賓止

見東冬魚虞今韻各分二部，遂臆定東冬等為二音，殊

不知廣韻支脂之佳皆刪山先仙蕭宵庚耕清青覃談

咸銜亦俱分部在當時諸音本有軒輊而今已統同音類
列東冬一合口一開口此本非中州音無論中原音韻即正韻及韻學集
成東冬音亦併為一且他韻既從中州音獨此分析亦
殊非例苑賓論今韻部分輒云未詳其義是其於聲韻
之流變本未之究也

江陽 前明王伯良曲律論韻一則謂江陽與邦王真
親與文門呼之殊自逕庭所宜更析此論甚謬江陽與
邦王真親與文門不過齊齒開口之分王合口呼而音則無別夫音本一類因所呼之不同以致歧出文門舊亦合口呼今多作亦仍俗言之如齊微魚模者固當更析寒山與桓歡家

麻與車遮亦猶是耳必舉江陽真文亦分為二若皆來
之該孩則開口皆諧則齊齒寒山之干寒則開口閉閑
則齊齒蕭豪之高豪則開口交齊則齊齒交齊舊音本開口呼庚
青之亨恆則開口興行則齊齒尤侯之鈎婁則開口鳩
留則齊齒監咸之甘含則開口監咸則齊齒呼之亦微
有異亦將在所更析乎慎甚矣

弋陽土音於寒山桓歡先天韻中字或混入此韻如關
官作光丹端作當班般作幫蠻瞞作茫蘭鸞作郎山作
傷音似桑安作映難作囊完作王年作匿杭切之類明
人傳奇中盛行如鳴鳳記用韻亦且混此土音而并雜

入他韵吾吳土音呼此韵正齒音或作齒頭音章混臧
 閻混倉傷混桑嘗作俗杭切他韵如此類者正多或問子於土音
 各韵既歷言之如東鍾韵亦有土音之異乎余曰徽人
 讀東鍾韵字公如昆俗多誤讀風如分翁如温逢如墳
 紅如渾東如登同如騰隆如稜多近真文庚青韵凡諸
 韵中兼論土音亦偶即所知證之而實未能概及也
 支思 此韵通屬齒音吳下正齒音多作齒頭音照穿
正齒音精清
等母齒頭音危如資差如雌師如司匙如詞他韵齒音
字亦多類
 此度曲家於此類名曰穿牙以為識別使其不混土音
 是但以此為齒音之詩資雌思時慈詞兒之為齒音兒屬

日母半齒音今人多讀近
舌音吳下土音又讀如倪猶多疑似也嘉湖一帶齒頭
 音大半作正齒音呼之一似齶音喉音如齋似基妻似
 欺齊似期西似希煎似堅干似牽前似乾鮮似軒涎似
 賢涎今混作殘音
此據正音言精似經清似輕晴似擎星似興錫似
 行之類本皆等韵齊齒呼此韵祇等韵開口呼故較然
 不混
 齊微 韵中歸魁堆推杯坏背催雖雖吹水威灰葵頽
 餒裴梅摧隨垂誰韋回雷蕤等字後人析為歸回韵俱
 須噫字收音皆來亦然今人於此韵尙或知收噫字皆
 來之混入此韵者無論矣即或出音呼正而收音甚知

亦用噫字此只呼得半字未嘗呼得全音也 入聲讀

平上去止須先呼入聲本字收音即用所叶音即如此

韵叶平用移叶上用倚叶去用異一呼即得此為至便

至捷之法蓋入聲曳長呼之本有此音固天籟之自然

也他韵俱可類推問或所叶不肖本音則在四呼之別熟辨字母自能解悟其特句字賊核

或國克得忒筆北則黑墨勒等字用韋平叶委叶胃去

開口呼略如孩欵亥呼法而轉收本韵孩亥用吳音仍

與孩欵亥有別乃不混入皆來 韵中齒音合口字吳

語作開口呼入支思雖作支吹作差從正齒音萎作詩樵作

直時切臨文則讀作哉猜腮才皆來中齋釵飾柴亦然其齶音喉音合口字又

作撮口呼入居魚歸作居虧作區馵作渠餒作飶諱作
齶園作于其歧互乃如此

魚模 韵中撮口字後人析為居魚韵其屬齒音者吳

人俱讀如支思齊微韵諸作支樗作差從正齒音書作詩直

作躋蛆作淒胥作西除作直時切殊作時徐作夕移切

聚作集異切如作日時切沾模韵中梳蔬字吳語讀如

吳興語全無撮口字讀居如基祛如欺又閩作黎此半

渠如其於如伊餘如移概作齊齒呼前人詞曲亦有沿土音而誤入支思齊微者知作撮口

呼自無此失近周少霞竟分此韵及齊微韵中字別立

知如一韵豈非妄作乎 韵中合口字即今所謂沾模

韻也前人呼此韻者字俱飽滿孤本骨烏切枯本窟烏切烏本幹孤切呼本忽烏切他字無不類此即入聲之谷本骨屋切酷本窟屋切今人皆不盡然似乎開口呼矣若將此韻呼正他韻合口字如東鍾韻公空翁烘紅之類亦無不得其的音也

皆來 此韻每有混入歸回韻者如乖作歸歪作威衰作色威切臺作頽懷作回之類此不知分別韻腳之病也若落腮呼之自然確肖本音或乃以二韻難辨為苦余以為正易分別韻中字吳語多有顯異歸回者乖讀如中州音瓜歪讀如中州音哇懷讀如中州音華排讀

如中州音爬埋讀如中州音麻此類顯然可辨但以吳語記別即可啟口得其真音又何有二韻相混哉

真文 此韻及寒山桓歡先天俱抵齶音抵齶者以舌尖抵上齶作收音也今人止知出音之法而收音一法略不經心但有上半音而下半音缺如以致庚青之鼻音侵尋之閉口略與此韻無別使聞者茫不知為何一韻即有知為當抵齶者及問其如何抵齶仍然鶻突則知猶不知而已沈君徵度曲須知詳論抵齶鼻音閉口之法剖析毫芒可謂度盡金鍼審音者所當切究也寒山不可混監咸先天不可混廉纖俱須將韻中字認明但觀其字之體例以類相從自有分別 韻中

齶音喉音字如根斤昆鈞恩因温氲等類四呼皆全音齒
如臻津遵竣臻本欲知開齊合撮之分於此韻辨之則
正齒音非一例尤易入矣

寒山 韻中齊齒音須如開口呼乃的今人於干刊安
斲寒等字皆知開口出音間慳黷顏閑知從齊齒而仍
與先天之堅牽煙言賢無別今婁東土語呼干作革烟切刊作克烟切安作厄烟切斲作赫烟切寒作劬焉切其開單灘班攀番岸壇此
難辦煩蠻蘭等字亦概近先天韻呼桓歡韻亦然此
收韻不清之故仍以吳人士音論之呼間如中州音干
慳如中州音刊黷如中州音安閑如中州音寒顏作額
韓切齶音韓如士音亦不混先天也此等字但以吳語
中州音讀

記認即知其非先天韻中字而無不讀正矣

桓歡 此韻本皆合口呼即如端都剡切湍吐剡切般
通剡切潘鋪剡切鑽租剡切銓粗剡切酸蘇剡切團徒
丸切盤蒲丸切瞞謨丸切攢徂丸切鸞盧丸切今言中
州音者但於官寬剡歡丸桓等字作合口音其端湍般
潘鑽銓酸團盤瞞攢鸞以得忒百拍則測塞特白墨賊
勒作出音歸韻借剡丸作開口讀如吳音之呼安寒蓋取其音
較輕揚也或有誤讀搬如班潘如攀瞞如蠻盤作辦平
聲者又混入寒山矣今北人音或讀官如關寬作闊鸞切剡如鸞歡作忽鸞切丸如頑
先天 韻中撮口字如涓捲專川鐫痊宣鴛喧之類今

人竟作桓歡音如此前人何獨又歸入先天耶但謂此等字桓歡所無而不知必用煙字歸韻始為先天之本音涓竟作居煙切捲區煙切專朱煙切川樗煙切鐫苴煙切痊蛆煙切宣須煙切鴛於煙切喧虛煙切權渠焉切全聚焉切旋徐焉切傳除焉切緣于焉切懸穴焉切孿閭焉切啖如焉切其音更的若依舊切即將下一字呼正如上法鴛作於煙緣作于焉則他字無不得其的音王伯良妄謂韻中撮口字不類先天欲移併入桓歡亦坐不察耳俗讀旃樾塵羶禪然等字亦與桓歡韻混若從此讀亦將如王伯良所云移併桓歡乎知切音

下字概用煙焉自歸一律

蕭豪 此韻及尤侯韻俱須鳴字收音如呼蕭作西么鳴西則字頭么則字腹鳴則字尾猶之皆來收噫字音呼皆作基挨噫基則字頭挨則字腹噫則字尾字音如此方圓足蓋一字之音析之則有三字今人止知有兩字之音而豈知有三字之音收音之不講久矣廣韻蕭宵齊齒音豪開口音以肴之齊齒兼開口音介其間部次分列自有條理可參究也中州音讀嘲近朝鈔近超巢近潮梢近燒而作開口音至吳語呼交如高敲如尻均如鑿哮如蒿亦肴韻中之齊齒作開口音者

歌戈 此韵與沽模收音相似而出音則不同今人呼此韵竟有與沽模混者實則沽模先未呼正合口而讀歌戈字亦隨口滑過安能將兩韵分清乎不肯講究收音已屬通病出音間微茫之辨尤無解悟者人能於出音收音二者會而通之斷未有呼字不的者矣 前人論此韵爲開口沽模最爲破的知此自無混呼之弊然所謂開口以別沽模而言之須知此韵仍有開合之分開口字出音與蕭豪近合口字出音與家麻近列此二者之間洵天籟之自然本有次第未嘗紊亂今更立一至顯至易之法讀歌作高阿切珂尻阿切多刀阿切拖

叨阿切波包阿切坡拋阿切左早喫切搓操阿切娑騷阿切阿鑿窩切呵蒿阿切駝陶何切那饒何切婆袍何切摩毛何切波坡婆摩本合口字此作開口亦仍俗也離曹何切俄敖何切何豪俄切羅牢何切戈瓜窩切科誇窩切窩蚌阿切火花媠切和華何切如此不特開口者不與沽模混合口者亦不與沽模混矣人或又因此論以爲蕭豪收音用鳴此所論開口呼法又似呼蕭豪非呼歌戈此無論鳴音與阿音不同今北人呼此韵或近尤侯或近吳音呼家麻之半虞山土音則亦多近尤侯即收音與本音大有輕重本音則必重呼使字之本身飽滿蕭豪收鳴但於字尾作餘音而已豈得謂似蕭豪

而非歌戈哉

家麻 古無家麻及車遮音其字但如今魚模及歌戈

音讀家瓜讀如孤誇如列牙如吾挈如奴或作女巴如

逋葩如鋪杷如蒲蟆如謨渣如租茶如茶類隔音茶俗

茶諸所論列類兼俗書鴉窠如烏鴉古但花如吁但古

祇辨音讀不及字畫鴉窠如烏鴉古但花如吁但古

等說文草木華也孫愜音況于切玉篇火于芳于二切

廣韻況于切今方音或有讀花作忽窩切讀化如貨者

與歌戈叶正近古音前人均讀花如敷則止華如胡據

則歌戈中此猶讀車如過他如拖他拖二字今又

古音并當讀如胡聲者如過他如拖他拖二字今又

打話等類讀入家麻者廣韻諸如過他如拖他拖二字今又

書亦無此音宋詞始偶一見之如過他如拖他拖二字今又

如磋查如齶沙如莎遐如何遮如諸宜如苴且如取邪

如徐其音耶者如余野如與社如署六經諸子及漢魏

以來文辭皆如此自代北入據中原方語淺多更變兼

以天竺梵書廣經繙譯增益今音後來諸俚俗字惟此

暇等類疊見宋金元詞曲中并自後編韻者別立此部

不在魏太武新增千餘字之數自後編韻者別立此部

展轉迄今中原音韻又分出其半并析歌戈中數字別

為車遮韻歌戈中字如肥禪龍音讀固顯分畛域而舊

音厓略渺不復存矣 入聲藥部字舊有借叶此韻者

如渥叶啞剝叶把覺叶假學叶遐卻叶阿俱見董西廂

又歌戈中呵作哈平聲麼作麻車遮中奢作沙其他參

錯者不一皆雜當時方音不必從也

劉氏遺著

車遮 吳語呼此韵字與家麻無別車如差正齒音作齒頭音

遮如渣賒如沙蛇作沙陽聲轉作血窪切姐作即啞切

且作七啞切爹作的鴉切斜作夕牙切啞鴉牙從爺如

中州音牙扯如中州音差上聲癩如中州音礪華切此

中州音有聲無字彈唱家或因二韵通用竟讀此韵作家麻以

為通融借吐雜吳語於中原雅音不又儒衣僧帽道人

鞵乎

庚青 呼此韵字須於字音乍吐時即將本音透入鼻

中方與真文侵尋毫不相混亦有讀庚阮霽莖等字作

開口音以革客厄核出切者見類在南曲猶可北曲則

必不可從若北人讀崩烹朋盲傾橫入東鍾韵吳語則

多有如江陽韵者呼庚如中州音岡阮如中州音康繡

如中州音幫砒如中州音滂棚如中州音旁盲如中州

音茫爭如中州音臧撐如中州音倉橙如中州音藏生

如中州音桑櫻如中州音映亨如中州音炕行如中州

音杭打如中州音黨打本此韵字音頂今京口猶兼存此音而作去聲讀吳語又讀家麻

中州音冷如中州音朗讀正陽上聲與去聲硬作兀

杏切兀讀正齶音其讀合口撮口字作東鍾韵如肱泓

轟宏作開音局瓊縈兒榮之類又與北音近橫字不混東

中州音其互相歧異若此即此可知其鼻音之合也 吳

人或鼻音不清呼土音如江陽中州音者又微與寒山

混庚作岡而近干干刊亦從中州音如岡康等字例

作幫而近班班作滂而近攀棚作旁而近白寒切寒亦從中

州音下同盲作茫而近蠻爭作臧而近則安切撐作倉而近

測安切安亦從中橙作臧而近殘生作桑而近珊櫻作

映而近安亨作炕而近軒軒亦從中行作杭而近寒打作

黨而近擔冷作朗而近嬾硬作兀杏切吳音而近額汗切

額讀正齶音汗亦從中州音此則語音之偏失者也

尤侯凡一韻中字撮口與合口易辨而開口與齊齒

在豪釐之辨者殊難分即如此韻鈞鳩樞邱謳憂駒

休開齊之呼顯然有異至兜丟俗字擗拏裒淝樓劉等類

俱上開下齊每多相混能於此辨得明分得清則於聲音之

道思過半矣

侵尋真文有合口撮口音如昆鈞温氲渾云之類至

閉口則無此音且此韻皆齊齒呼其兼開口者此所云

閉口韻中四呼之一也若混視且將疑開口何又開口矣僅齒頭音作正齒音數

字如簪疹岑森之類竝無真文所有根恩痕等字之音人能辨

此則知閉口與抵齶之所以異矣庚青韻可即此類推

監咸韻中齊齒音亦須如開口呼今人呼監混兼嵌

混謙滔混淹巖混嚴咸混嫌與廉纖無別一如寒山之

混先天卽以吳人士音記認監如中州音甘嵌如中州音堪滔如中州音諳巖作額舍切齶音舍如中州音讀咸如中州音舍亦可辨也總而言之監咸卽開口之廉纖廉纖卽齊齒之監咸寒山先天亦然但閉口韻無合口撮口字解此辨別自不致混入廉纖

廉纖 此韵止有齊齒呼或於占覘蟾苦髯等字亦沿吳音讀一如先天之近桓歡蓋見他本此數字互相作切如音韻輯要之類不能審辨若竝以淹炎作切音下字如先天韵之例本韵自不致贅出他音 侵尋以下三部無合口撮口字但有齊齒及開口字蓋出音合口撮口則

收音之閉口微礙此天地之元音純任自然不可強也人疑有抵齶真文卽有閉口侵尋有抵齶寒山卽有閉口監咸有抵齶先天卽有閉口廉纖有抵齶桓歡何獨無閉口音不知桓歡皆合口音沈君徵所云口吐丸也今人或不知故閉口音全缺此部卽如寒山有關彎頑還等字監咸無此音先天有涓淵元懸等字廉纖無此音審此而音韵之微可悟已 三韵中所有唇音字如稟品泛凡范貶之類中原音韵諸書皆分入他韵品入真文入寒山貶入先天蓋此數字出音已合唇若再閉口音似未純故分移於抵齶鼻音此亦權宜之法今人於

此三部皆不知閉口收音與真文寒山先天庚青漫無區別可如此通融前人分入他韻殊無謂矣

明人論曲多有南從洪武北叶中原之說正韻分部平

上去各二十二猶今中州韻之二十一部入聲十部詞

人聲分為五部較此又寬一屋二質三曷四轄五屑六藥七陌八緝

九合十葉類音所列十類併沃於屋亦猶併冬於東併

物及月之半於質月韻間有數字入亦猶併文及元之

半於真併月之半於屑亦猶併元之半於先併覺於藥

亦猶併江於陽併錫職於陌亦猶併青蒸於庚併洽於

合亦猶併咸於覃曷轄緝葉亦猶寒刪侵鹽四部其條

理蓋如此前明章道常韻學集成公賴貢穀四聲並列

眉目最清觀廣韻江講絳覺諸部目字聲轉

又別蓋從偏旁文字而參攷之耳與中原音韻入叶三

聲其有無適相反然中原音韻之無入聲叶者所分部

次又適相配合曷轄之配寒刪與且各韻中字皆疑喻

不分一如中原音韻蓋於諸韻書之外別為一書當時

書為原不必以唐韻之例繩之近沈苑賓入聲另編其

分部亦從正韻而小變耳

中州韻諸書如李書雲音韻須知王履青音韻輯要略

舉音釋無所發明沈苑賓韻學驪珠音切較善然於聲

音轉變源流猶未深悉至周少霞中州全韻於諸字呼

法紛立名目殊多未確卷首諸論好逞臆說無足據依
反摘潘次耕所定開齊台撮之字以爲訾議由其於各
字之出音各韻之收音剖析不清故持論致多踳駁入
叶三聲用本音通轉亦顯然易知乃自祕爲得之神授
此又淺妄之最甚者是編論列獨何敢自謂盡善而或
前人未盡宣之蘊有以引伸之庶於審音綱領什得二
三其備舉吳音借以旁證者亦曰在吳言吳而已

補論

非敷二母等韻明分純清次清如見溪端透之例與邦
滂隔標邦滂重唇音是非卽邦之輕唇敷卽滂之輕唇也或俗

誤讀滂字如苟不知何時始讀非如菲方如芳分如芬如此類
者竟混非敷爲一母概無輕唇之純清音然此音自在
人口吻間今吾吳讀微母上聲字如岡尾舞吻晚之類
其唇微斂真如非母之本音土語則作明母字若北人
則又作喻母字俱詳見前北人呼次濁音通如吾吳純清音
全濁音如吳微母若不混入喻母其平聲字豈不亦如
人次清音吾吳讀微母上聲字總之上聲次濁概作次清本非正
音至合唇成字易近重濁其輕唇之純清者稍縱卽涉
於次清此非敷之所以無別也能於此微芒間審辨之
二母自較然不混然相沿已久必改分此音殊駭人聽

今仍舊編特以圈隔別之而注明於下俾得識非母之本音而已

蘇城郡廟前西
首謝文翰刻印

劉氏遺著

吳縣劉禧延

表軒題跋

余素不工書于篆法八分尤不敢染指然以嗜好所存收藏碑刻漢碑亦間及之偶一展玩時有會心而摩厓各種又別見精妙如郾閣西狹及楊淮表紀等刻整練峻峭各極其致楊孟文石門頌饒有疎宕之氣逸品也此本係宋君霄周購得新裝者加意臨摹實與是刻有印入處宜其所書高雅出塵不名一妙也 跋石門頌李文墓誌不著撰人書者姓名字畫出入信本登善間與梁寺墓誌同一標格朱竹垞稱其峻利秀逸良然是

劉氏遺著

本錫以戎律戎字春秋八十有二有字俱尙完好洵係舊拓且紙墨精妙可珍也唐時石刻傳今小者尤易剝損其窠隆細淺處筆意猶可彷彿一經後來剔洗匡廓僅存夷光受黥使人作惡幸見舊本差不失真面目耳

跋李文墓誌

皇甫誕碑今行世者率多磨泐其剔洗處筆畫枯瘠無復故觀下半段自首辟鄒陽以下十三行俱已缺失多或十字少或六七字近收藏家所云有黼黻爲文者尙係舊拓卽所缺之第十行也若此已不易多得不必更論綫斷本矣是本蠟蠟雖不甚精視今所缺尙俱完好

且波磔之間神采未失習書者得此日夕臨摹於古人用筆當有悟入處也

跋皇甫誕碑

此碑石已斷缺書格方整似學丁道護而無其勁用筆間帶分隸趙子函謂是六朝遺習予見于孝顯碑同係貞觀年間亦參此種筆意知一時有此風尙歐褚未嘗不然特融冶出之遂別見精詣耳若蘭臺書道因碑多用批法較此又險峻矣

跋段志園碑

趙子函不喜誠懸書引米南宮說以痛詆之所言或過當然謂不善學之便落硬直一派却極中今人之病觀夢英重書孔子廟碑已不免此失此金時沂州普照寺

碑是集柳書其筆意出入元祕而加以圓和可謂善學

柳者

跋普照寺碑

吾吳藏書之富以朱氏黃氏為最楓江周氏足與之埒
研六居士謝盒程君軼人大令婦翁也自其尊人漪塘
已癖好聚書以故家多善本錢辛楣段茂堂諸公常過
從借閱至謝盒好之彌篤丹黃校勘無間寒暑家且中
落宋元槧本及精鈔祕本漸為豪者餌去而餘籍尙夥
所纂羣書綴述一百四十卷是其薈萃諸家論跋成之
儲藏家一大掌錄也此則隨時筆記然所載已多罕見
本宋君彩若近與有連以綴述一書有資攷證欲壽之

梓因土費稍鉅軼入又宦遊他省逡巡未果筆記卷帙
無多尙易為力先刻以傳庶謝盒一生輯錄之勤不至

盡泯而宋君倦倦雅意已足多矣

跋研六齋筆記

仲虎以癸丑春避居鄧尉山至六月病歿先一年自編
所為詩刊成二卷余未及覩近從許君浚冬所得之仲
虎詩才鋒既銳骨幹亦堅其排突前古脫去束縛思力
且過人遠甚惟是觸情寓感怨歎無繆集中有云墮落
已憐無地可飄揚從此覺身輕抑塞之音殆成語讖鳴
呼仲虎往矣曩者錄稿見投或口吟商定快心之作備
見是編而歷念舊遊隔如幻夢安得不愴焉感懷也

書

蓮勺艸堂詩艸後

宋君彩若經研服鄭墨妙李程斧豐條於學林囊環寶
於樂石而乃涌溢餘波瑀鏤萬象雌螭澤古蟲鳥文新
外秀中腴鐵華發其采藻圓周方折金錯蘊其鋒鉛孕
赤珠而窈窕交碧柯以螺蚪揣以盤螭巧製血黝脂瑩
參之扁螭奇模駢牙儷角翠玉鐫英等濡毫之健虎瓊
泥屑豔擬集腋之飛鴻用編成乎蕃錦宜字易以吳練
段太尉斜封籤押免借司農米南宮劇蹟鑿藏分鈐寶
晉敢云弁首聊誌服膺題關紅館印譜
張子子上於癸丑後改字曰狷士夫狷之爲行磴磴自

好不與時俗諧張子方從戎淮上理軍儲宜必深沈其
識恢廓其才虛中善受和易以接物斯得爲通方合變
之士乃僅以狷自命類窮士之刻厲峭急矯矯焉自鳴
其介何歟吾有以識張子矣始張子膺拔萃入都與士
大夫接求所謂魁異卓犖者相與切劘而成經世之偉
略而未能數數遇也 廷試後就官以母諱南旋主揚
邵守張侯幕旣歸葬又出佐張侯策防守大帥穩其能
以揚通諸稅易滋弊檄之理至則綜出納均調劑商民
知感軍饗畢繼慝績進秩郡司馬與是役者率巧力侵
牟以自殖視張子廉正急公多迂之不則目爲僞且有

劉氏遺箬

忘而齟齬之者張子弗之顧然忘者喪其所守卒至於
敗張子始終以不屑不潔孤行其志眾乃翕然服誠使
縉紳之士皆謹飭愛名節如張子復得如張子之才識
養之以是定紛制亂何一不濟惟有守乃可有爲張子
之自命爲狷正其輓救衰敝之苦衷而非以沾沾自喜
也張子早負能文名間爲詩皆清峻有法類其人今避
寇患轉徙來陳溪得時相見將取道越江淮歷齊魯試
令畿南異日發抒其蘊蓄所以善撫字而課良吏最者
吾於張子之篤守其狷也必之爲作是說以贈其行

張子
子上改字狷士說

